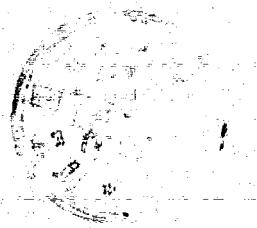


新中華叢書

鐵血將軍

三幕劇

朱桐僊 著



中華書局印行



118
I 234
31

書叢華中新

鐵血將軍

第三幕

朱德傑著



中華書局印行



3 1774 7085 7

鐵血將軍 (三幕劇)

時代 現代

地點 某大都市

第一幕 靠近某都市之一小車站

第二幕 魏安之會客室

第三幕 酒店內

時間 第一幕 下午

第二幕 當天夜晚 (有月光)

第三幕 翌日夜間

人物

魏鐵血 著名之某海軍陸隊長

李海壽 鐵血之妻僑職業婦女

潘大和 偽警察局長

潘伯恩 大和之父

秦華勝 偽市政府小職員

趙俊芳 秦妻

趙俊村 酒店主人 (偽警察局特務長) 俊芳之兄

馮忠 站長

鐵血將軍

李國傑 站員

王有材 站員

老太婆

鄉村學究

商人 實係警察局特務員

日本憲兵少尉

軍曹

女僕 一人 兵士若干人 警察若干人

第一幕

景 靠近某都市一小車站候車室

開幕時場上非常閑靜，現出小車站常有的那種單調，無聊，而寂靜的情況。站員王有材兩腳搭在椅背上打盹；另一站員李國傑坐在另一椅上，兩眼朝天兩手放在腿後，嘴裏抽菸省煙。在辦公桌裏，可看見站長坐在辦公桌前批閱文件。辦公桌與候車室相隔的櫃台上，放一電話，可供旅客和辦公之用。

李：

站：

站：
李：

幕啓不久，電話大鳴，李繼續地伸一伸腰，起來拿起電話。喂！我們是車站，你們是鄉兒呀！……總長司令部？（立刻緊張起來，嘴裏吞吞吐吐，站長也停止批閱，緊張地看李，李將電話聽筒遞給站長），（低聲地）是市內日本憲兵司令部打來的。

（站起來察察電話，恭敬地）是總軍司令官麼？……是，我就是站長，（吞嚥）是，是，這一班車只有十幾分鐘就到了，……是，是，每天車下開到的時候，都是警務局裏的長官來檢查旅客，……每次都是一兩位警察在出口的地方檢查，……這兒下車的人并不多，到市裏去的都在前兩大車站下車，因為這兒距市裏比較遠一點，……是，是，今天麼？我想警察們就快來了，……哦，哦，今天車裏長官也要來檢查，……是，是，我就趕快準備起來，決不使你們受到一點不方便，……哦，哦，如果車來遲了，我把旅客完全扣下不讓出去，……是，是，還有什麼吩咐麼？……是，是，我就在這兒候着。

站：（放下電話俯視黑地）奇怪！日本人怎麼會親自光臨來檢查旅客呢？（從辦公室裏走出）

李：（怎麼一回事呀！站長！）

站：你去叫醒王有材來，大家把這屋子收拾收拾，日本兵就要來了。

李：（走去搖起王有材，搖了兩三次，王有材才慢慢起身，一面打着呵欠）快起來老王！快起來做事！

王：（打呵欠）什麼事？車子快到了嗎？

李：車子還沒有到，日本兵可快到了。

王：（跳起來）哦！又用什麼法子？

李：別開玩笑，你們兩個到辦公室裏把那張桌子搬出來，這桌布也帶出來，把它鋪上。

王：好，（兩人向辦公室走去）（口頭問）站長，桌布什麼地方？

站：就在寫文件的櫃子裏。

王：（王李拾桌子出桌上放有桌布）

站：（指示）就放在那兒，（王李放下桌子）好，就放在那兒，有材，你再到辦公室裏把兩把椅子來，圓良，你把茶壺茶杯拿來！

王：（拿椅子出，放在桌後）就擺在這兒好嗎？站長！

站：好的，就擺在那兒。

李：（把茶壺出內有茶壺、茶杯、香煙等，擺在桌上）站長，

我把你的香烟也拿出來了。

站：香煙？還要給他們的香烟抽，喂，你看，是不是還有大半筒。

李：（指開香烟筒裏面）是的，還有很多呢！

站：那麼，你拿一點出來，裏面只留幾根就夠了，這幾日本鬼子的，你拿少了他們也是抽，你拿多了，他們也會不客氣的放在口袋裏帶走了，還是他抽的盡興！我可沒有這多的煙供給他們。

王：（笑）站長，對，還是我們留下自己抽的好，（李將香烟分給三人）

站：站長，還有什麼吩咐嗎？

王：（回頭）沒有了，沒有了，就這樣行了，現在我們就恭候他們的大駕吧。

王：回了一半天，到底我們是恭候誰的駕？是歡迎到這兒來呀？站長！

李：是呵，站長！到底是怎麼回事？

站：怎麼回事？你還不明白，剛才這長司令部打電話來說大日本皇軍要來檢在搭這班車的旅客們。

李：這倒我知道，可是日本鬼子向來都不親自來檢查的，為什麼今天高丁興呢？

王：（吃驚）呵，這可是向來沒有的事，這很嚴重了罷！

李：這真不是玩的，這樣小小的站口，要他們親自來檢查些什麼呢？

王：是呀，每班車下來的客人都是很少的，還有什麼可疑的人敢混在裏面呢？

站：（激動）我也覺得奇怪，從來都是一兩個警察在門口看一看良民隨了車。從來也沒有意外事發生過，為什麼今天忽然這麼嚴肅起來呢？

王：（向煙筒內取煙絲）即坐在用過的桌上站長，他們要來多少人，你知道嗎？

站：誰知道，我這敢在電話裏問麼？可是，聽那們口氣，來的人決不會少的，電話裏說他們立刻乘大卡車來。

王：大卡車？那起碼是四五十個呀！

李：這可更嚴重了，站長，你猜得出什麼事嗎？

王：哼！日本鬼子幹的事，誰也猜不著，他們總喜歡大驚小怪的，你們還記得那一次的笑話嗎？只因爲兩個耗子在欄上打架，弄得滿堂的人都在半夜裏起來四處搜查刺客，真是小鬼們，總愛見他媽的鬼！

李：（笑）真可憐！這些小鬼們，你別聽他們白天那麼神氣，可是一個個都胆小得像耗子似的，哼！這樣的東西，也

王：

配來中國打仗，還想統治中國！

可是話又得說回來，他們這樣的瞎鬧，不一定都是大歸小任的。像今天他們這樣行動，也許另有緣故，不過我可猜不透。（劉英過去倒茶）你們猜得着嗎？（王沉思不語）

李：

難，難……難道我們車站上的耗子打架，真給他們惹見嗎？

王：

（站長與李對話時，一直沉思着，眼望着燈，他們說到老鼠的故事時，也并不發笑，只在想心事）老李，別開玩笑，今天這情形，却相當嚴重呢。站長，我想到一樁事……（低聲地）該不是因為隊長……

站：

（用手拍按嘴，止住他的話）噓……（走到門口四面望了一望）（回來）有材，你是從……

王：

我是說日本鬼子今天這突然的舉動，是不是因為我們隊長要到這兒來的消息，被他們知道了！

站：

不是的（沉思）決不會的。隊長要到這兒來的事，日本鬼子怎麼會知道？決不會的，這一點我也想到，決不會的。

李：

隊長要來，也不會搭火車來的呀！我想，不見得是這回事。

王：

這倒不一定，事情是這樣的緊急，有領又是那樣的大胆，也許他就會利用這偏僻的小路口，正正堂堂地走了來，跟市警偽軍接洽反正，給日本鬼子一個警告。

李：

偽軍反正的事，就會這樣急轉直下嗎？

站：

詳細的情形，自然我們也不得知道，不過偽軍中的李師長，已經被說動了，他要和我們負責的人談談改組的事，就在這一天內決定，遲了恐怕又要發生變故，所以隊長不能不趕快來。

李：

這消息確實嗎？

站：

自然很確實，不過只有我們幾個人知道。偽軍師長只有一兩個人知道，日本鬼子從那兒得到風聲呢。

王：

（決然）決不會有，我們這幾個同志都是新加坡的漢子，中華民國的好男兒，決沒有問題的。譬如你，國良，還有老趙，老胡，都是可靠的人，決不會跟日本鬼子通消息的。

李：

站長說得對！我們這幾個人誰不是和隊長共過生死來的，我敢担保，決沒有漢奸，至少我可以担保我自己。

站：

那麼，只除非是……

除非偽軍的反正只是假投降，借此將隊長騙了來解決他。

李：唔，這說不定，也許是的，（着急）那麼還不糟了嗎？

站：老王，也許你猜的對，可是……可是日本鬼子又怎麼知道隊長會搭火車來，而且是搭這班車呢？

李：是呀！就是我們也不知道隊長要用什麼方法到這兒來呀！可不是嗎？站長，好幾次隊長到這兒來都是神出鬼沒的到了，神出鬼沒的又走了，誰也不知道他是怎麼來，怎麼去的，日本鬼子又怎麼能斷定他要搭火車來呢？

王：這也許是日本鬼子又在大發小怪了，他們以為把所有的出入口都把守起來，就可以捉得住人。鬼子們大概是怕了火車的，所以他們以為他們要捉的人，也會搭火車來等候他們捉。

站：老王的話也許是對的，不過我想決不去僞軍玩的把戲。

李：為什麼呢？為什麼呢？

站：你瞧，日本人要想捉我們隊長，不止這一次了。那一次他們不是想偷偷地捉他，可是到底弄得人人都知道，而且失敗了。這一次他是僞軍先計把隊長捉了下來，為什麼不在他剛接頭的時候去捉他呢？

王：對，而且隊長沒有十分把握，就會那麼容易來嗎？

站：我想日本鬼子今天來檢查，全不是因為隊長，要來的這

王：回事，也許是另有原故，是我們所不知道的原故。

站：或許是另有原故，或者是日本的間諜探出了這個消息也說不定。

李：我對不管他是另有原故，或者什麼間諜，我只希望隊長不搭這班車……哦，站長，老王，舊一隊長搭這班車，我們怎麼辦？

王：那麼，難道眼看鬼子們把他也帶走嗎？那我們也太蠢用了，（憤然）我非和他們拼一拼不可！

站：（門外汽車喇叭聲）

李：（三人相顧失色，說話就此中斷，王有材料下桌子，整理茶杯，桌布等，李國樞用絲帶將煙囪擦淨，站長恭敬地向站口走去）

站：你們趕快下來！各川，你帶十個人到右邊去，猶豫，你帶十個人到左邊去，把這班車包圍起來，看有凡是從鐵路走來的，不管男婦，都把他捉住，被捉，你看其餘的人在站口兩旁埋伏着聽我的命令，就衝進車站就來，沒有我的命令，決不許動，聽見了沒有？

（門開日少尉與軍曹同入，站長敬禮，請兩人入預備的坐位，兩人不理不睬地走起）。

步：（回望）哼，我看你這一次往那裏跑！（脫手弄帽子）

軍：（向站長）你就是站長？

站：是。

軍：都預備好了嗎？

站：都預備好了請弟兄坐。

步：（四處張望之後見王季）這個人是誰？

站：是車站上的站員。（附大向王季敬禮）

步：（入座）這車站還有別的出口嗎？

站：沒有，只有這一個。

軍：（一腳踏在椅上，取香煙，李國棟帶上代換火藥後，另取一枝送與步尉）火車快到了嗎？

站：（王有材走上個來）

快到了，差幾分鐘。（看錶）

軍：哼，（取香煙一口）

站：王有材，你到月臺上去等車！

王：是，（牽着火車信驛馬的月台去）

步：你討要這天有幾班車到？

站：客常有兩班，而且都是慢車，白天一班，晚間一班，貨

車有三班，因為從大日本運來的貨物很多，可是

客人却少得可憐。

步：那麼，每次有多少人在這兒下車呢？

站：多的時候，也不過廿多個人，少的時候，只有五六個。

驛驛，這裏只是一個小站口，客人搭快車的多，都在前

面大站下去。

軍：（失望）那我們不是白跑了嗎？

步：你是說人少了，他不敢混了來嗎？

軍：他？郭鐵血？（站長與李相顧失色，李不自覺的將手插

入衣袋中）我到不管他來不來！

步：（立起）你鬧這了嗎？我們今天是為什麼來的，怎

麼說不管他來不來！

軍：我知道，我知道，我們今天是提這個提孫隊司令郭鐵血

來的。可是，捉來捉去，老是捉不到。老實告訴你，我

可算是捉了！我一直都在捉郭鐵血，可是，別說郭鐵

血沒有捉住，就連他是個什麼樣子，我們也沒有頭腦看

見，還像他真是神出鬼沒的，我有時就疑心他不是一個人，

是一個鬼。

步：軍呀，你不能這樣失望，今天情形可不同了，那傢伙是

搭這班車來，這消息可千萬萬的，郭鐵血那傢伙以為

這個站口向來沒有嚴密檢查，所以敢大膽化裝混了進來，

哈哈，今天他可是自投羅網了。

軍：哼，消息也許沒有錯，可是我老早就知道這是捏不著，我們是白跑一趟！

少：為什麼呢？你有什麼理由嗎？

軍：不為什麼，我知道，所以我到這裏來是別有目的！

少：（詫異）哦，別有目的？什麼目的呢？

軍：（拍少尉肩）哈哈，別裝傻了！你還要問我有什麼目的，你難道不是和我一樣嗎？

少：（莫名其妙）我和你一樣？這話我甚不明白，你到底是指着什麼目的來的。

軍：那麼，我問你，你為什麼不讓兵士進心，把他們都安排在外圍呢？

少：那還不容易知道嗎？我們怕人在這兒，那兒血有見，只不過，普通的亡花，給他一個冷不防，何必要許多人進來，打草驚蛇地使他一下草就知了曉呢？

軍：哦，原來如此，我還以為你不讓他們進來，是怕他們分了我們的酒水呢！

少：酒水？什麼酒水？

軍：別裝傻了！你還不知道什麼是酒水，那一次我們檢查文憑的老百姓，每個人都不把他們的鈔票也放在這裏，（拍拍衣袋）你以為我們已經把軍用票寄回

國去嗎？

少：（一種驚愕地）哈哈！我到不是裝傻，告訴你，我沒有看見錢和女人的時候，我並沒有想到這一點。我沒想到這大日本皇軍的票子，可是一見到這兩樣東西，我的心和我的手就不聽命令來了！

軍：哈哈，哈哈！老實說，皇軍就是……（回頭話長與李侯爵）就是爲那兩樣東西來的。不然，我們也不到文那來了。

少：哈哈！那麼你失望了。

軍：是呀！這狹小的船口，這拉少的乘客，能有什麼油水，這一次是白跑了，白跑了，人也捉不住，錢也帶不着。

少：我可不是這樣想，軍曹，我們今天來是人也要捉，錢也要撈。我想我們一定成功，結果是那些血手槍就不來，

——可是，我們的情報絕對可靠，我想他一定來的，（嚴重的對軍曹）所以我們非捉住他不可，軍曹，如果他來了，而沒他進來了的話，你最少要生三個月的監！記住，三個月！你得拿出精神來，不要只發發牢騷了。

（按心對發聲地想起來）哦，我到忘了。這可不是玩和

站：（火車轟轟地由遠而來，汽笛聲）火車到了，（走向月台）報告兩位，火車已經進站了，我要立刻到月台上去招呼去了。

（李國樞向出口走去）

軍：喂，不許動，你到那裏去！（李國樞站住）

站：他是到出口去收票。

少：（對站長）不行，（對李）你在這兒等着！軍曹，我們到月台上去。

軍：你一個人去不好嗎？我在這裏等。

少：不，你到車站裏看看有沒有可疑的人，我在月台上巡視，免得有人躲躲不下來，這裏叫站長等着，站長！

站：是。

少：你在這裏等着，所有月台上下來的乘客，都別讓他走，每個都得把箱子打開，良民證拿出來，準備檢查，聽見了嗎？別讓他們走，走了一個我問你要人！

站：是，是。

（少尉軍曹從月台下）

李：（四顧無人，走過，低聲）站長，他們果然是來捉隊長

站的！（絕望的點頭）……

李：我們怎麼辦呢？

站：（搖頭）我沒有辦法，四面都是鬼子。

李：難道我們眼睜睜他們將隊長捉去嗎？

站：……

李：（念中生智）站長，你看這樣好不好？如果下來的乘客中有隊長的話？我們就把他藏起來，藏在……（四顧）

藏在你的辦公室！

（眼看著李不好說，「你當着許多乘客，怎麼能這樣做呢」）……

站長！站長！……

（乘客們已經從月台下來，爲首一對青年夫婦，夫婦某僑市府職員，四家省親，其次是一個鄉下老太婆。再其次是一個三家村學究似的人。再其次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頭子，小兒子，大黑眼鏡，最後一個是一條長衫的商人，三十多歲。各攜行李箱子等物，只兩人沒有行李）各位先生，請等一等，請你們把良民證拿出來，把箱子行李打開，良民要來檢查呢！

（大家站住，顯出緊張不安的樣子）

（一一打量，想看出裏面是否有他們的隊長）……

李：（也是一一打量，最後盯著老頭子看，顫動的）呀！你

不必鄧先生嗎？

老：（做慢推）我不姓邱，你認錯人了！（歸覓一切地歸坐）

（不安地望著青年夫婦）怎麼，又要檢查，在上班的時候！

候不，是已檢查過了嗎？

(其餘的人都默然坐下，只商人立着四面張望)

青年：（自信地）老太太，你不要害怕，不要緊的！

替年妻：（安慰她）老人家，你放心吧，他們不會爲難你的。

青年：（對大衆演說似的站起來）各位，這檢査是專爲監査員

細，與老百姓沒有相干，我們也是在裏面辦事的人，更

用不着担心，哈哈！

學究：（口吃地）哦，你……你……先生原來也……也是一……

一個官，不知……不知……知是在……在那……那裏……

悲しき事か？

青年：我麼，在市政府做一點小事情，這些檢查的人，可以說

都是同事，同與我招呼招呼他們，也許連檢査都免了呢

● 哈哈！

學究：那、那、那好！好極了！回頭就請您

照應……照應……免……得麻……麻煩……

青年：「那自然，回頭我可以替你們大家說說，我想這一點面子」

還有

（鄉紳傲慢地不理，）好像我還要你說情嗎？商人似乎沒

有疑

學究、奸……奸松……松……了。

少爺！也請你替我老婆子說句好話罷！

青年妻：老人家，不用擔心，我們自然會替你說的，請你！這

要檢查的人，是日本犯罪呢？還是警察局裏的人呢？

青年：我想當然是警察局裏的人。站長！

（知道他並非市政府職員，不商興）什麼事？

青年：今天此地檢查的人，是警察局裏的人，還是兵軍？

站：（慢吞吞地）今天麼？今天情形特別嚴重，是皇軍親自

來校在！

青年：張軍？向來都是這樣呀！

（大家復又緊張，鄉紳打開箱子，鬼鬼祟祟的不知拿什

麼東西擱在懷裏

青年要：（不安地）是怎麼了？
 羅輝：哦……我們……你能和

他們說話嗎？

站：（不置地）對了，這就要看你的面子夠不夠大了！

青年：（恢復自信）不要緊，不要緊。（看錶）好，快告訴他

你不要小看我，我是市女校教員，這事不會難倒我。

的。

鄉紳：那麼我呢？誰不能爲我也說說呢？

李：老……老……老太婆，別……別……（悲憤聲）

鄉紳：……先……先生是在軍中下衛……衛事的人，難……

……難道……沒……沒有……（頓……）……點點面……

……面子嗎？

青年：我想總可以商量。

（鄉紳問箱子的時候，一個不小心，把箱子弄掉了下來，大家驚駭，李國樞一直是紅着臉的，相信他是鋼鐵血的化裝，此刻便地上前去。）

李：（含羞地，替他拾起箱子）老先生，這就不好走罷，我……

代你把箱子拿到那裏面去好不？

鄉紳：（大模大樣地）不必，不必，這裏很好。我問你，我們……

在這兒……多久？

李：……用了上去的那兩位軍官平來檢查之後，就沒有事……

了。

鄉紳：……（忽然想起）……今天有人要到本館來接我的……

……，怎麼……見來門？

李：……接客的人嗎？他們一向在外面等候，今天更是不准進來……

……，恐怕……

鄉紳：……（看站長）……（看青年）……比他……他能……

夠……夠……夠……（看青年）……（看青年）……

李：……不是普通的乘客？

鄉紳：……是呀！我的身份是不隨便任何人檢察的。

李：……（看站長）……

鄉紳：……只要他來了的新，我就可以即刻走的，用不……

……給他們……

李：……（看站長）……

鄉紳：……他……他……他……（看站長）……

李：……（更相信這是鋼鐵血的化裝，所謂「他」，便……

……是……是……是……（看站長）……他？

站：……（也動搖起來）老先生，你……

李：……（快快的）你說的是誰呀？

鄉紳：……（不……）……（不……）……（不……）……

李：……（起身走動）……（起身走動）……（起身走動）……

（李與站長面前相視，一時拿不定主意）……

……（正欲說話，少尉和軍曹從月台上下來）……

（鄉紳……）……（鄉紳……）……（鄉紳……）……

……（鄉紳……）……（鄉紳……）……（鄉紳……）……

……（鄉紳……）……（鄉紳……）……（鄉紳……）……

……（鄉紳……）……（鄉紳……）……（鄉紳……）……

站：是：

（將褲捲光站起來，走到桌邊）

鄉紳：（硬爲卑躬屈膝，向日軍行禮），對不起！……

商：（一直沒有開口，此時走上來）手把鄉紳攔開）

你留著！（態度傲慢，鄉紳不敢抵抗），（商人向日軍行禮後，從身上取出文件一張，向他們遞去），報告兩

位長官，我是警察局派派出來的便衣警察，有事要面呈

少：（嚴厲地，又對商人與紙上的照片，要鄉紳給軍實，軍實也仔細看過）唔，你是被漢尼德爾殺傷的嗎？

便：是。

少：（回頭，一手取出手槍）鄉紳，寫個血書給我呢？

（軍實也接着手槍，四顧）

便：報告長官，鄉紳血沒有來！（鄉紳和李國棟鬆了一口氣）

少：（失望地吃驚）什麼？（看看軍實，手槍也插在桌上）

，沒有來？

軍：（放下接手槍的手，嚴厲地望少尉，好快說，我告訴你的，我們今天是否自了）……

少：（由驚而起）鄉紳！不是你們跑去打電話來說，鄉紳

便：

血要接這班車來，在此地下車嗎？怎麼又說沒有來？

是，是，我們局裏接得很確實的情報，他要到這地方來，有人看見他坐上這班車，立刻就打長途電話給我們局裏，乃裏一方面就打電話到這兒來通知，一方面就派我

上這班車，沿途嚴密監視，可是……可是終於沒有看見那傢伙的蹤跡！

道：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

少：

細小的推測，也許是那傢伙確是搭這班車來的，也許在車途中不知什麼地方下車去了，他也已經知道我們探出了他的行跡，這算錢血的消息，也真是靈通得很？

便：

你確實知道他在這班車上嗎？

少：

確實的，我們沿途都查得十分嚴密，又暗暗地注重每個乘客的舉動，確實沒有發現這樣一個人。

便：

（指大衆）那麼，這一批人？

軍：

這些都是在小的小車後，陸續上來的，我們都仔細看過，并無可疑的人，他們都有良民證。

少：

唔，（跳少尉，似乎說我們怎樣辦？）

（無可奈何地向便衣警察發洩）你們真是渾蛋！沒有來的怎麼能來了？等到問你來了沒有，你又說沒有來，這

不是找人開心嗎？

便：是，是，

少：（對於僕人的舉，已無興趣，一心只想發財），好了，你去罷！叫這些人上來聽候檢査。

便：（惶恐地）如果……如果按官們沒有吩咐，請把這張文件給我，小……要請發給局裏去消差。

少：（把文件擱下）拿去，這你認的！

便：是，（拾起文件，行禮後，向門口退下）。

少：（向站長叫他們一個一個上來，我們還要仔細的檢査，站：是。

（鄉紳忙走過）

鄉紳：（鞠躬如也地行禮）對不起，鄉紳……

少：請你停什麼，把你的腰帶取下來！

（鄉紳取腰帶，少尉正提他腰帶孔。）

少：唔，有良民證麼？

鄉紳：（把良民證呈上，少尉）封箱，（一位隨着這封信，我

是費錢買來的……

軍：少說話，誰也不認識這些交那文，把你的箱子拿來！

（站長把鄉紳的箱子提上，軍有打開，在裏面翻，值錢的小東西，連同便袋在裏面，隨後拿出四張銀票來，）

鄉紳：（陪笑）這東西本來是帶來孝敬兩位，我是……

軍：（向少尉）你也來一杯！（舉杯一口飲盡）。

少：（吐了出來）喂，你媽的，你這酒醋，還是酒呀？（捧着下巴）好酸！

鄉紳：（陪笑）這兩瓶是醋，那兩瓶才是酒，原是帶來孝敬各位的，我是……

少：（對他的話）你帶來送我們的，我們就收下罷！軍也，我他身上！（軍實在鄉紳衣袋中取出皮夾，把夾裏的自己衣袋裏，向少尉塞了一張，表示還不算壞）。

少：（向少尉）接過了，什麼也沒有，讓他滾蛋罷！

鄉紳：（陪笑）把良民證給鄉紳）去罷！沒有你們會了。

鄉紳：（陪笑）我是……我是……

軍：去！不管你是誰！（鄉紳無奈，只得提箱子下）。

少：再第二個來！

（鄉紳上前，向兩人作揖，一手拿良民證，一手拿兩張銀票，）

軍：這……這……良……良證，這……這……兩張銀票，小……小人只……只有這……第二……故

奉……奉送……送與……願……兩位吧！

步：（并不接良民羅，亦不接錢），（向軍曹）搜！

（軍曹搜身上後，又打開他的鋪蓋毯）。

軍：這樣做果然只有兩塊錢，（伸手把錢拿過來，廢手一耳光），你下次再指軍，小心多帶一點錢來，滾蛋！

學說：是……是……是……

（被強盜拖走下）

步：叫……老……來！

（老……覺得只是刺殺）

步：（到後地）先生們，行行好……我……我不是壞人。

步：老……，你……

步：我……來……女兒……，我沒有作過壞事，求你做件好事……

事……

軍：哼！……，那麼，你……多少錢來？

步：我沒有帶錢，先生們，請……

軍：沒有……，難道要……嗎？

（走上前）

步：（因……，錢……，都被軍士檢查的人拿去了）

軍：（風聲）……，我們……的人，都不准……老百姓

一個錢，你敢說……！

步：實在是……他們……了，（無可如何地）只剩下這三點，

（拿出一個布包）請……

（軍曹一手搶過）

步：聽不用……，還……，敢……我，

我……你……，發……

步：（……在地上）先生，……！求……，我不……

你，……！

軍：（……他的肩）起來，起來，我……你……，你

不……

步：（無法地，……）先生，請……

……！先生！

步：（也有點不……）……

青年……：你……

（軍曹打……兩人，兩……，妻……）

步：（……）請……！

軍：……，你……

步：我是……市政府的……，請……，我有……

（拿出……）

步：（不……，……）……？

青：他是我的女人。

軍：（走到桌前，用手托住他的下巴，把她的頭，

抬了起來。）喂！好幾次的遇見們！（向少尉）喂！你看！

少：叫他過來我們開門鐘！

軍：（搖了搖他的手）過來！

青：（向少尉）過來，你開門鐘，已來不及！

軍：（走前）請你什麼事？我好了，你什麼都不懂！

青：（向少尉）

少：（把酒杯遞給少尉）來，來，這裏有酒！（金酒瓶手）

青：（向少尉）

少：（拿起酒杯）來啊！來啊！

青：（向少尉）

少：（向少尉）

青：（向少尉）

少：（向少尉）

青：（向少尉）

少：（向少尉）

青：（向少尉）

軍：（用手托住青年臉，往後一拉。）我什麼都罷，讓你媽

的！（向少尉）來！來！來！

青年妻：（掙扎）你們打算幹什麼？（被拉痛，力掙不脫）

軍：不幹什麼，就請你喝杯酒！

少：或者喝幾杯來聽聽也好。

軍：（指酒瓶）青年妻！來！來！喝一杯！

青年妻：（沉默，扭開酒杯）你們這些東西，簡直是毀我，你

們毀我清白日，毀我良民妻女，你們沒有王法了嗎？

軍：（沉默，對少尉）哼，這娘兒們還有脾氣哩！來，來，來，

酒，我就是正法，這兒就是正法，哈，哈，哈！陪

我們喝一杯，喝一杯！

青年妻：（默是大罵）你們還有一點人心嗎？你們還知道一點

不知道？當着這麼多的人，你們竟敢這樣不要臉，你

們……

少：小娘兒們不要多說，再說也不中用，今天算是走運，臨

場和我們喝酒，來吧！來吧！

青年妻：啊！你們這就叫是取嗎？簡直是禽獸都不如！

軍：（前進一步）喂！小娘兒們，你別太不識抬舉！

青年妻：（嚇得倒退）你……你……（無法地瞪着丈夫）離開

，你也說幾句話呀！

青：我……我……我……

少：軍實，不用再鬧，把他送到慰勞隊去！

青年妻：（大驚）慰勞隊？慰勞隊？呵，我不去！（又跑到丈夫身邊）軍實，你說幾句話呀！我不去！

青：（大驚）……

青年妻：你說呀！你平時不是說日本人對你們也很客氣的嗎？

你說呀！

青：（敢怒勇氣，哀求似的）兩位，我也是在你們皇軍手下辦事的人，請你看這一點面子！請……

軍：（都更好了，現在你的太太也來替我們辦事，你們兩個都是我們皇軍的忠臣！（拉青年妻）走罷，太太！（盡用力把軍實拖開）

軍：（小女兒們，你還有這一手！

（正要上前再去拉她，火車轟轟地響汽笛聲）

少：怎麼又有火車來了？（對站長）站長！

站：報告長官，這是貨車，我得到月台上去照應。

（少點頭允許，站長從月台下。）

少：軍實，把她拉走！

（軍實掙扎）

青年妻：軍實！軍實！

青：（聽得毫無注意）

青年妻：軍實，你看著你的妻子去當慰勞隊嗎？

青：……

青年妻：（快要被拉走，值於丈夫之毫無辦法）這就是你替日本人做事的下場，你連妻子也保不住！這就是你當老狗效勞的好結果，平日你以為你有面子，有勢力，此刻你能替你的妻子說句話嗎？你以為當了日本人的走狗，可以升官發財，你的官在那兒，你的財又在那兒？你連妻子都斷送了！（一面拉一面走）你以為日本人會對你客氣嗎？你看他對你的妻子客氣不客氣？（掙脫）別拉！我跟你去，去當慰勞隊去，她比做一個小流好的妻子還有保護！

（發洩不堪。低頭。直到妻已經下去，忽然醒來似的。）

（倏方！倏方！（瘋狂似的追下）

哈！哈！哈！（吸煙，喝酒）今天的事算辦完了。

（少尉帶上手套，拿帽子，想準備要走的樣子。）

（正在這個時候，一日籍軍官從月台走下，少尉并未注意，軍官在他們口停了一停，輕輕咳嗽。）

（聽見咳嗽聲，抬起頭來，看見軍官，知係上級軍人，連忙作立正姿勢，舉手敬禮）

官：（從後向少尉走來）你就是這兒的駐軍嗎？
 少：是。
 官：你是今天到這兒來拉旅客的嗎？
 少：是。
 官：（從皮夾中取出證件，遞與少尉）我是從三十二聯隊來的。
 少：（看了看證件）原來是三十二聯隊的特務長官崎少佐！
 （又舉手敬禮，隨即恭敬地將證件遞給少佐，少佐仍放入皮夾內）特務長請坐！
 軍：（從門口兩人）喂，少尉，事完了，我們……（舉眼見少佐，吃驚立正）
 少：（介紹）軍曹，這是三十二聯隊的特務長官崎少佐。
 （軍曹舉手敬禮。特務長坐下）軍曹倒茶接待立一旁。
 官：來檢查旅客的錢只你們兩個嗎？
 軍：還有五十多名士兵，都在外面準備著的。
 佐：唔，你們是搜查完了呢？還是沒有開始？
 少：報告特務長，搜查完畢！
 佐：搜查的結果怎樣？
 軍：結果？那要特務長也是爲了籌備血來的嗎？
 佐：我們那兒也接獲同樣的情報，知道他今天要到這兒來。

少：請問特務長是怎麼來的？
 佐：我嗎？我是搭貨車的？
 軍：（相對茫然）貨車？
 佐：是的，你們檢查旅客，爲什麼不在檢查貨車呢？
 少：（惶恐地）因爲站長說：「貨車只裝貨，不坐人。」
 佐：貨車，自然不裝普通人，你們幹那，實在太疏忽了。
 少：（惶恐地）是！
 軍：然而鄧鐵血沒有想到乘貨車來，我想你們一定把他捉住了！
 佐：報告特務長，沒有捉住。
 軍：（大驚起立）什麼，沒有捉住，你們幹的什麼事？
 佐：報告少佐，這樣沒有來！
 少：沒有來？誰說沒有來？
 軍：剛才發在局派來一個便衣警察，據他的報告，鄧鐵血還像伙不知在什麼地方下了車，沒有來！
 佐：哼，他怎麼全知道鄧鐵血在車邊下了車，沒有來？
 軍：據他的報告，他沿途嚴密地注意着，果然沒有這個人。
 佐：哼！哼！那麼，連便衣警察都被他騙過了，這案靠，靠而我來了。
 少：是，特務長。

佐：那麼，把樂器們都給我帶了來，我指給你們看，這樣伙

少：誰都聽過了，可是隔不了我，

佐：（憤懣地看著軍曹，軍曹也不知所指，看少尉，無奈

少：（報告特務長，這些樂器都……都……）

佐：（焦急地）說呀，快說，你們把樂器都關在什麼地方？

少：（只得說）樂器們都……都……

佐：（拍桌）什麼？把他們都放走了？輕輕易易地就放走了

少：（訂正少尉之後，又訂正軍曹）你們到底辦的什麼

軍事？

佐：（兩人低頭不敢仰視）

軍：他們帶了好一會了？

佐：報告特務長，他們已經走了半個鐘頭，

軍：哼，那……還不退，你們快帶着手下人，四圍八方地去

少：捉，務必要把他捉回來，聽見了沒有？

佐：是，少佐！

軍：（大聲地走開去）你們真是笨蛋，敵人就在眼前，

少：居然還被他隔過了，還不快放！

佐：是，少佐。

軍：（兩人轉身欲下，忽然又停下）

少：報告少佐，是完全部捉回來嗎？

鐵血將軍

佐：哦，我到忘了，這班樂器中是不是一個五十多塊，草

軍：黑眼鏡，小鏡子的嗎？

軍：（與少尉相對，恍然大悟，原來就是他）有的，有的！

佐：那就是那鐵血的化妝。

軍：哦，（對少尉）我就覺得那傢伙的鬚子是假的，原來果

然。

佐：（嚴厲地）不用多說，快把他提到司令部來，我在那兒

等你們。

軍：是，（兩人轉身下）

佐：（望着兩人走了之後，態度突然一變）哈！哈！哈！哈！

哈！哈！哈！……真是些笨蛋呀！哈！哈！哈！

（此時站長，王有材，已從月台來，見狀與李相對停

頓，）

佐：（轉身對站長與李王）哦，馮站長，王有材，李國樞，

你們認得我嗎？認得你們的隊長嗎？

（某立）你……

佐：（把眼鏡取下，胸上鬚子也取下，假鬚子和眼鏡一道裝

在眼鏡盒內，）我就是那鐵血呀！

站王站

（大家跑上前攔住）隊長！

站李站

你果然來了！

李：

差一點把我們急壞了！

王：

日本鬼子的消息也靈通；聽說你也太冒險了！

站：

（向桌邊走來）他們的消息自然靈通，真是一點機會也不會放過，可是，還是太笨了，太笨了，哈哈！（伸手去拿香煙，但香煙已沒有了。）

李：

（忙從身上摸煙）我這裏有，（替邱點上）

站：

隊長，請坐罷！（王將椅子抬上）

王：

（彈一彈椅背上被香煙）

站：

隊長，您這爲着爲軍民正的事來的嗎？

王：

是呀！我不得不來，事情就在一兩天內決定，不然，也許又會有別的意外，我知道他們查得很嚴，可是，除了火車，再也沒有更快捷的東西了，所以我就搭火車來，正

站：

正當堂地來，先給他們一頓教訓，讓日本鬼子知道我并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裏，哈哈！你們看我這樣子像不像一個日本軍官？

李：

像極了，像極了。

站：

我剛才像你在那兩個深夜說話的時候，我就沒有想到你

是化裝的。

王：

那兩個東西那兒去了？

站：

我叫他們去捉那有椅子的老頭去了。

王：

老頭兒？

站：

是呀！我告訴那兩個蠢傢伙，那就是弄錯血的化裝。

李：

妙極了！妙極了！隊長，最初我也以爲他是你，哈哈！（衆大笑）

站：

可是，那老頭兒是誰呢？隊長，你這極不是害了他嗎？

站：

那老頭兒呢？他就是你們道前院醫務長大漢奸潘大桂的父親！

李：

哦！怪不得那老頭子老在問「他」怎麼不來接他，還問我怎麼連「他」都不認識，這個「他」原來就是潘大桂，真是有眼不識泰山。

站：

（衆大笑）

王：

潘大桂怎麼能來接他呢？我已經替老頭子打了電報，說他生病不來了，（衆大笑）

站：

這傢伙也是個土豪劣紳，所以我忽然靈機一動，順便叫那兩個蠢兒子去追他，給他一點苦吃，等他們互相認識的時候，我已經離開這兒了。

李：

（衆大笑）

王：抄錯了，抄錯了，可是隊長，萬一請大連親自來定的話，這信就唱不成了。

郭：如果請大連來了，那我就請大連的官時時務處，也許這戲演得更精呢！（取信欲走）

李：隊長，今後的消息可以通知我們嗎。

郭：好的，你們有什麼消息，可到我那兒去報告，現在我要走了。

站：這兒還有許多兒童學校的演說，我們來喝一杯，敬謝長！（李王連忙斟酒，四人各拿一杯。）

李：祝你健康！

郭：祝我們勝利！（碰杯後一飲而盡）

——幕下——

（第一幕完）

鐵血將軍

第二章

景 舞女李海粉將將臨

舞臺，臺中無人，絃索聲一響，及至幕開後，窗外月光如水，正照得月明如鏡，舞女李海粉自右門出，跨至門口，忽抬頭見正面窗上有人影，慌忙轉身躬下深禮，人海粉一望軍帽，認出是日，此時正在宿用手中指畫，隨即上階下，政務處中，燈火榮耀，嚴密防守，幾了數日之夜，想來，這宿下，是將軍提皮箱而來，這宿至的沙發上，人海粉入，主到桌邊，坐下問道，此，光緒天明，可曾看出個中，之理，直將軍，此時海粉亦已看清，一掃而空，反使海粉為之驚然。

海

（一驚，海粉之舉手）噫！是你！噫！是你！鐵血，你這使人揪心痛了！

舞

海粉你看我又不來了？和以前一樣的健康，我日本皇子們也都不怕我，誰也不肯使我受一絲傷，只有我愛他們心聲相通，日夜平安，哈哈！海粉，你別為我害怕！（海粉去將出口門關好）

鐵血將軍

舞

這幾天實在檢查得太緊，不由我不害怕，我自帶也幫一個大姐的女人，可是，你要知道，一個妻子的心，是經不起來呀！

舞

（舞粉，謝謝你！）（握海粉之手）

海

（打是打一條吻，寧願這海粉去服來了。）

舞

這個吻，我今天是在敬愛一個日本軍官的（接吻）現在，請，海粉，這是在敬愛日本軍官的人哩。（舉起海粉，與海粉吻了它吧！）

海

（海粉，這出西服換上，對話是一面鏡子，一面鏡子）

舞

（舞粉脫大衣）這衣服你還要嗎？

海

不用要了，（舞軍衣）請你把它藏起來，或者把它燒了吧！（接過軍衣）你還是大膽，可也真得真巧妙！這樣的姿勢，誰也看不出來。

舞

（打領帶）可不行，軍服上的老弱，他們都看不出來呢，別說那些笨手笨腳的日本鬼子。可憐他們，從來就沒有見過我，什麼樣子。

（舞舞西裝）（李抱滑大衣軍服等向臥室走去）

等，我拿了去兒。我要到臥室裏，上恭褲子，（先由大衣內取出手帕、文褲，放在西服口袋內，然後拿起西褲、皮襪，及軍衣等走入。）

（室內）我忘記問你了。潘大桂呢？

潘 他下午坐汽車不知到那兒去了，還生著氣走的。

鄧 啊，（在內）這可是奇聞！他不是要親自抓我嗎？為什麼，我來了，他到走了，哈哈！

（坐下）也許就是爲了你吧。他今天上午怒氣沖沖的到這裏來，坐了半天，老是不痛快，我也不敢進門。只聽他自言自語的說，這樣打草驚蛇，不只捉不了人，反而把人給嚇跑了。又說他要到別處去，讓惡兵去捉，捉不到時他再來。現在，我已經想起來，這些話不是在誘你上當嗎？

（走出）對，一點不錯，這些話好真也可憐，他們安排好了的計劃，都叫日本人來推了他們的馬勞，又不抵抗，只好自己生氣受罪，可憐也可笑！

是呀，我看他們真太無聊，太可笑了，每天除了欺壓老百姓，玩女人而外，就只是互相爭鬥，互相傾軋，平時表面上和氣氣在一塊兒辦事，暗地裏都互相仇恨得咬牙切齒的。這樣還能夠做事，真是天曉得！

他們這樣搞胡鬧，要是我們成功的機會，不然的話，那傷

軍的李師長還能反正麼？（坐下吸煙）

哦，鐵血，關於李師長的情形，我供給你的材料，都是千真萬確的。可是，你還得要當心才好，我總怕他們做成圈套，讓你來捉住你。

這個我自會把握。此中當然另有圈套，可是我都知道了，李師長一定會反正過來的，你等著瞧吧，潘哥。

（走到鄧身邊）還有一件可笑的消息沒有告訴你，你知道嗎，潘大桂和我要訂婚了。

哈哈！這真是好消息！那麼，潘大桂更非捉住我不行了，哈哈！

我不是通知過你，今天他的父親要來的消息嗎，那就是潘大桂特意接來看新媳婦的。

哦，潘老頭子是爲這個來的，那麼，他那苦也吃得太厲害了。

他吃了什麼苦呀？

潘 潘哥請到那老頭兒會告訴你的，現在我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請你替我辦辦！

什麼事？

（緊閉而嚴肅地）潘大桂和日本鬼子正在商量要綁架李師長，他們計劃都定了。這份計劃書是潘大桂親筆擬定，經

日本鬼子講的，就放在這大堆的皮包裏，隨身不離的。只聽得這東西這李師長一看，他就反正是得反正是爲這件事，我想了又想，只有你才有這個機會，我請你把這件東西偷來，這，你做得到的嗎？

（沈思的）他到是每次都帶着一個皮包的，可是從不隨身……要偷這東西怕很困難……（想，坐動）好吧，等我慢慢的找機會。

海 不行，不能慢的，我的希望最遲明天就要到手。

（沈思的）這……那更是困難了。而且就拿到皮包，……在許多文件中抄過去我呀！

海 是的，所以我要特別準備了一件東西，（從皮箱中取出皮包）你看，這皮包和這大堆的像不像？

（沈思的）你的意思是說這皮包和他的像不像？

海 實在這，這法的時候，就這樣辦。

海 （門鈴大響，兩人注意，那忙將皮包裝入箱中。）

海 有人來了，快，快，快！

（沈思的）快走！

（沈思的）快走！

海 （沈思的）快走！

海 （沈思的）快走！

海 （沈思的）快走！

（沈思的）快走！

侯 （走進）小姐，外面有一個日本兵要見你。

海 （吃驚）呵……日本兵！（一時不得主意）你說，我不在家得了。

侯 是，（將出）

海 （囑咐）你……你還是請他進來吧！

侯 是。

（海沈思急走動）（少尉與潘伯攝入）

少 李小姐，有一件事情打擾你，這位老人說他是潘局長之父，一切證件都得到，只是沒有人認得他。而且，天曉了，也沒有地方找他去問。司令官忽然想起李小姐，也許你認得他。現在，請你認一認，我們好放他走。

老 你就是李海濱小姐？大桂呢？他們真把我幹得苦了。

海 （鬆了一口氣）潘伯攝是的是，你是潘老伯呀？（對少尉）不瞞，他是潘局長之父，我見過他的像片，一點不錯。（再問）你！怎麼潘子沒有了？

老 呵呵！潘子，你還提潘子呢！他們說是假的，給我扯了。（李思笑）

少 那麼，潘先生，就請留在這兒吧，我走了。（出）

老 （追）喂，喂，你把我的錢還我呀！（少尉不理）（老走回）真可惡，把我的錢子也扯掉，還打了我幾個耳光子，

（沈思的）快走！

（沈思的）快走！

海 老大桂來給他們顏色看看，（對李）李小姐，大桂呢？

老 大桂不知到哪兒去了，不在這裏。老伯體恤呀！

海 （坐下）這真是我有生以來的奇恥大辱，丟臉亡八孩！

老 （倒茶，遞他）（問）老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海 這我日本兵就可惡，我今天下車，大桂也不見來，我，這

些東西把我的錢也搶光了，後來存在這放我走，我也不就不

再和他們計較了，那知坐了一會，那些傢伙忽然變了來，開

才要像伏裏給我兩耳光，另外一個就來扯我的褲子，（

摸著褲子，還有褲那）這是假的。假的了，現在我皮上的褲

子，還有褲那！

海 （嘆氣）哦，你老人家不該打我褲那了下來呀，所以我

們都說，可來捉你。

老 我打我褲那！這又是騙着什麼鬼！我打我褲那！我沒有打

過我褲那。

海 （已無表）對，以後呢？

老 以後我地（軍門），就把我帶到司令部去，硬說我是郭鐵血

，他媽的，一世把我扣留到現在。

海 （微笑）嘿，你老人家是上了人家的當了！

老 上人家的當，告訴你，我一些只叫人家上我的當的，這

事情你等聽吧！大桂回來，我一定要他嚴辦的！（伸手

摸鬍子，始覺已被捉去，手放下）。

海 是，老伯，可是大桂今夜不知回來不回來呢？回頭老人家

住在什麼地方？

老 大桂不回來，我到他那兒去。可是，李小姐，我真是累極

了，這兒有沒有地方我休息一吓。

海 （驚）這兒？這兒沒有地方。你老人家到大桂的司令部去

吧，他就住在局裏。

老 哦，（四顧）你這兒佈置得很好，真像家，到底住在

城裏的人氣派不同。（向臥室走去）

海 （大驚）老伯，這是我臥室呢！

老 哦，哦，（走回茶）你和大桂打算幾時結婚呀！

海 老伯說什麼時候，說什麼時候好了，我回來很聽老人

的話。

老 好說，好說，你們年輕人的事，我們老頭子是用不着管的

。（仍看老路）

海 老伯，你坐著休息一會兒吧，你不是說累極了嗎？

老 哦，李小姐，我想到你的臥室裏去看看，一定很幽

的，也許我就在那兒睡一睡，嚇嚇！（不管海允許否向臥

室拾級而上）

（意）老伯……

(電話鈴大響)

海 (回頭) 什麼呀?

海 大概是打來的電話吧?

海 (老人退下)

海 (拿起電話) 喂，喂，是南，我就是李海青，你那兒呀?

海 喂，聽得見嗎?……海局長的女兒嗎?是的，在我這兒

……此間現在這兒……聽得見他吃嗎?……喂喂，已經

開胃了，喂喂，……再見? (放下電話)

海 誰打來的電話?是大桂回來了吧?

海 不是，是海青司令部的司機去請你老人家在帝國飯店吃飯

，還是前晚老伯請的呀!他們已經叫汽車來了。

海 喂，誰叫與他吃飯!我拒絕了，你打電話去替我道謝

吧!

海 這話說，老伯，聽說長壽你吃飯，是還有個開酒事，

差不多的人酒量都不小呢。

海 (心驚) 可是我又不會飲一句日本話，去又有什麼

關係呢?

海 老伯，不要擔心，他們都說一口好中國話，而且聽說長

壽大發生意興隆，你老人家也得開個酒位。

海 (已經無話) 喂，喂，可是我拒絕了，這……這這兒 (

純血將軍

指發子) 又痛。

海 你老人家去吧，說不定還可以活動一個什麼長呢?不要錯

過機會。

老 不錯，不錯，我兒子做了局長，我也得做一個什麼長才行

？那我該去會會這副隊長吧。

海 (汽車喇叭聲)

海 你這汽車來了，老伯，我送你出去。

海 (老人與海同下) (微血自臥退出)

海 (從窗口門入) 噫，這老頭兒又來了，真是人老何地不相

識!

海 (從窗口門入) 噫，這老頭兒又來了，真是人老何地不相

識!

海 我知道，是發叫他們抓的。

海 (大笑) 我猜也是發叫的，這傢伙聽見什麼長，就連下

巴痛也忘了，胃也忘了……

海 我也忘了，胃也忘了，這就是發好?

海 這發子之於我們的事兒，你剛才說去那個皮包換掉這大桂

的皮包，這事不太急了吧?若是被他發現了是在我這兒

換換的，那麼，至少我這不能不繼續幹這發子的工作了。

海 是呀，只與文件到手，你可以不繼續幹下去，再睡著大桂

二五

海 也捉住了，這地方也是我們的了，可是，一定要在今夜至遲是在明天，就得成功，這個我可沒有把握。

鄧 海崙，你要知道，我們要爭取的就是這一點時間，要是今夜得手，我們隨時可以叫李師長反正，到了明天，也許他們就先照著計劃解決李師長了，所以你看，最好能在今夜捉掉他，只要他在一個多鐘點內不發覺被盜，我們就成功了。

海 (沈思)(忽然想起)(自語地)呵！我不是現成有一個皮包，是和潘大柱一道買的嗎？若是拿去換他的那一個，一時也許不容易被發現，(決然)好，我答應你努力去做，不過成功與否，我是沒有自信的。

鄧 用那個皮包都成，這事也望你能成功，我此刻到你這兒來，就是爲這件事，你如果得到手，就一直拿到我的那地方來，你的婦女生活，也就從此結束了。好吧，我不再再留在此地，我走。

海 鐵血，你要小心！

鄧 不遲疑，此刻換了裝束，誰也不會注意我的。(走到窗口)我照五從這兒去，海崙。

(門鈴又響，鄧一時無暇處，只好取出手槍，躲在門側，門向內開，剛好趕住鄧！)

侯 (敲門)

海 進來！

侯 (放心)呵，表哥來了，請進來吧！

(海站門邊，門入)(李關好門)(鄧離槍走至台中)

海 呵，隊長也在這兒，我正打算到你那兒去。

鄧 老媽，有什麼事嗎？這個時候到這兒來？

海 外面有什麼消息嗎？馬先生。

鄧 外面的風聲緊得很，日本鬼子正在四處搜查冒充日本軍官的人。(望著鄧)你換了衣服了，好得很！

海 日本人老是在見鬼，那冒充日本軍官的人，現在還穿著衣服帶他們來抓麼？

鄧 鐵血，這也難說，穿日本軍衣的人總是惹人注意的，若果有人在某一個地方，看見一個穿軍服的人出入，這不就是換了個嗎？(走到鄧前)鐵血，你要當心一點！

海 我自然會當心，海崙，你放心好啦！(對鄧)你就是爲這件事來嗎？還有別的事？

鄧 本來就只爲這件事來的，可是在路上看見了別的一件事想先來和李小姐談談。

馮 馮先生聽見了什麼事？

馮 我剛才來到河邊的時候，看見一羣老百姓，救了一個落水的人上來，我遠遠看見，因為有事，也躲不去看他，可是，忽然看見那老百姓懷裏都抱了，我才好奇的走過去看看，原來這被救的人，在那兒大罵日本鬼子……

馮 唉，大概老百姓怕禍都跑了，以後呢？

馮 我再看看被救的人，（向鄧）隊長，你說誰？

鄧 是誰呀？

馮 就是今天下午，在隊長先一班車來的一個乘客！打著跳水自盡。

馮 他為什麼要跳水？

馮 他本來是一個偽市政府小職員，這一次帶著新婚的妻子回到家裏來，今天下午回下車，就被兩個搶在旅客的日本鬼子把他妻子給搶去了。

鄧 因此他就跳水自殺，是不是？

馮 不，還有別的原因。他家是本地城外很有錢的人家，家裏還有父母，妹妹，給他說，他原打算回到家裏，再設法救他妻子出來，那知回到家裏一看，才知道在一兩天內，他家給日本人燒光了，

馮 啊……

鄧 （起來走動）唔，這些日本鬼子真不是人！

馮 他再一打聽，他的父母被殺了，妹妹也給人毆打死了……

馮 馮先生，別往下說吧！餓血，你聽，這叫人怎麼聽得下去！

鄧 （問馮）你說這人是偽市政府的職員，是不是？

馮 是的。

鄧 那他也應該覺悟了，應該明白了，怎麼還要跳水，自殺，怎麼不想法子報仇，藉他自家的仇，報金中黨民族的仇！

馮 是的，他是覺悟了，他對我說，他是想報復仇的，可是他沒有路走，他是一個做了漢奸的人，到什麼地方有人相信他呢？所以他只有自殺了。

鄧 唉！自作自愛，自作自愛！

馮 餓血，你沒有法子幫助他嗎？

鄧 我很想幫助他，一個徹底覺悟的人是很有用的。

馮 馮先生，你看這個人是不是非常醒悟？

鄧 那沒有說的嗎？我仔細的和他談了一會，確實相信他是明白了。

馮 這人在那兒？

鄧 隊長，李小姐，我就是爲這件事來的，這人我已經帶他來了，我本想一直帶他到隊長那裏去的，可是，我一想他死了，

然甚麼了，可是總和我們沒有什麼交情，所以我就先把他帶到李小姐這裏來，我們先商量商量，不想在這兒會着隊長。

海 隊長，你覺得怎樣？我很同情這個人。

海 （點頭）他雖然被捉住，並不是真賣的，你們都知道哪裏，我不知道，就一天掛在事情。

海 那麼，帶他進來，我對幫助他，或者他將來也能幫助我們。

（海退）

海 隊長，你覺得法十六日他的妻子，唉！真是一個不幸的女人。

海 （點頭）（半刻）

海 （海退）（海入全身水淋淋的，衣袋裏面水也取出）

海 這真不幸，現在我告訴你們我的隊長（向海退）這是李隊長，李隊長，你們事與急事都告訴他，了，隊長，我願意幫助你。

海 隊長，我對你十分同情，請你進來。

海 隊長，我對你十分同情，請你進來，現在我告訴你們我的隊長（向海退）這是李隊長，李隊長，你們事與急事都告訴他，了，隊長，我願意幫助你。

海 （點頭）對，可是你還難算，我們的工作是非常危險的。

海 隊長，我這生命已經是不保的了，無論如何危險我都去，我只要有一口機會替我的父母妹妹和妻子報仇，替全中國被日本男子蹂躪的人報仇。

海 李隊長，你的太太現在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海 （搖頭）我的妻兒他們送到慰勞隊去了，他今天被捉去的時候，還了我許多多的，我打那心，我就覺悟了。

海 那麼，你和他見面，對他說，謝謝你！

海 隊長，你覺得怎樣？我很同情這個人。

海 （點頭）他雖然被捉住，並不是真賣的，你們都知道哪裏，我不知道，就一天掛在事情。

海 那麼，帶他進來，我對幫助他，或者他將來也能幫助我們。

（海退）

海 隊長，你覺得法十六日他的妻子，唉！真是一個不幸的女人。

海 （點頭）（半刻）

海 （海退）（海入全身水淋淋的，衣袋裏面水也取出）

海 這真不幸，現在我告訴你們我的隊長（向海退）這是李隊長，李隊長，你們事與急事都告訴他，了，隊長，我願意幫助你。

海 隊長，我對你十分同情，請你進來。

海 隊長，我對你十分同情，請你進來，現在我告訴你們我的隊長（向海退）這是李隊長，李隊長，你們事與急事都告訴他，了，隊長，我願意幫助你。

海 （點頭）對，可是你還難算，我們的工作是非常危險的。

海 隊長，我這生命已經是不保的了，無論如何危險我都去，我只要有一口機會替我的父母妹妹和妻子報仇，替全中國被日本男子蹂躪的人報仇。

海 李隊長，你的太太現在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

海 （搖頭）我的妻兒他們送到慰勞隊去了，他今天被捉去的時候，還了我許多多的，我打那心，我就覺悟了。

海 那麼，你和他見面，對他說，謝謝你！

請你到日本司令官的席上請一位姓潘……姓潘的潘老先生來接電話……我姓李……

海 (問秦) 哦，秦先生，我忘了問你，你的太太叫什麼名字？

秦 蕭紅超，叫趙俊芳。

海 哦，你是潘老伯嗎？我是海倫……老伯，我求你一件事，我有一個表嫂，今夜被蘇軍送到慰勞隊裏去了。請你老人家說一個情，放她出來……請你老人家說吧，我的親戚當了慰勞隊，對大桂的面子也不好看了……謝謝你老伯……請你來日本司令官立刻放她出來……謝謝你！(放下電話)

海 行了，他答應了。

海 他答應了，日本人那面決無問題，現在潘大桂正是他們的紅人！

秦 (起來) 李小姐，真謝謝你，謝謝你，我不知怎樣報答你們兩位。

海 別說了，你到裏面去把濕衣服脫下來，我們替你烘乾了好走。

(秦欲說話，蘇推之去，秦在裏面脫衣)

海 那麼，我去了。(秦山內雲衣出，海拾起衣服) 隊長，你

流血將軍

要小心。(鴻欲行，海正欲到廚房去，門鈴大響，蘇急接機手中衣向廚房走去)。

海 (鴻開門) (鴻跑到門邊，止住秦不要丟衣服出來)

少 (見鴻) 哦！我們好像在那兒見過面的吧？

海 我就是隊長，今天下午你老到我們那裏檢查族榮。

少 不錯，不錯，你到這兒來嗎？

海 這李小姐是我的表妹，我來看他。

少 哦，哦，好的，你去吧，沒你的事。

海 (問担心的蘇) 海一，你快來用。

少 李小姐，又來打擾你了。

海 (揪心) 什麼事？

海 我是奉令來抓一個要犯，一個重要的犯人，他穿日本皇軍的衣服。

海 (強自鎮定) 一個要犯，一個重要的犯人。那麼，你對我這裏來幹什麼？

少 據報告，有人看見一個穿軍衣的，山牆上爬進你們這兒來，也不知是那一家，所以我們來搜查一下。

海 穿日本軍衣的，爬進我這兒……

少 是的，月光日本軍人的要犯，不過可說不是你小姐這兒，還是隔壁，我們都要搜的。

海 (決然) 我這兒沒有這麼一個人跑進來。

少 那可也還不定。

海 還請你什麼意思，難道這說假話嗎？

少 我是說也許在你沒有看見的時候，那傢伙偷偷進來，躲在什麼地方。

海 那更沒有的事，我一直都坐在這兒的，並沒有看見人進來。

少 (躊躇地) 對，我來是來過的……你讓我搜查一下。

海 不行，我並沒有就這有，你不能搜查。

少 李小姐，我是對你客氣，別的人家，我可不是這麼好說話，因為我知道這滑局長和——

海 你難道更好了，你既然知道我和滑局長的關係，難道我說假話，你還不相信嗎？

少 我是奉命來的。

海 好，你這還你搜查這兒——就等於搜查滑局長的公館，你這負什麼責任？

少 可式爲一犯人放走，誰又負這個責任，對不起，我得搜！

海 不行，這兒是你搜查了，滑局長還能作局我嗎？

少 (稍微躊躇之後決然) 我還是搜！

海 不行！

少 (少欲上樓，海攔住，正爭執間汽車喇叭聲，都停下) 這也許是滑局長來了，你看他讓你搜不讓！

海 (潛伯曼入)

老 (二商來進，一閒談) 海倫，出了什麼事嗎？門口許多兵…… (看見少尉等) 呵…… (不自覺的用手掩着臉子)

海 呵！老伯……

少 潘老先生，

老 謝是怎麼一回事？

海 老伯，他們要在這兒搜查呢？

老 搜查？搜查什麼？

少 就是今天下午說你老人家是鄧鐵血的那傢伙，他才真是鄧鐵血，我們都被他騙過了。

老 哈，我早就告訴過你們的，那說我是游擊隊的人，他就被游擊隊，你們不聽呀，那麼爲什麼又到這兒來。

海 老伯，他們說有人看見他爬進這兒來。

少 我並沒有一定說是這兒，也許是附近的那一帶。

海 這不是要請嗎，既是不一定是這兒，爲什麼又偏向這兒來搜查？

老 是呀，將軍，你應該到別的地方去搜。

少 我們不能放過任何機會。

海 老伯，你想，這警察就只開三間屋子，自從你出去後，我就一直坐在房兒，那有一個人進來。

少 我豈不是不相信他們的話，不過我只要搜查一下就行了，老伯，他要投，本來是可以隨便投的，可是，大桂的面子不容透了嗎？老伯，你想看看。

老 對，對，原來，請你原諒我，今天你們已經弄糟了事，你不該又弄弄了。

少 你們下午把老頭子捉了去，亂七八糟的鬧了一陣，現在又來這李小姐的談話，好像有意在和潘局長開心，你想看看

老 你們下午把老頭子捉了去，亂七八糟的鬧了一陣，現在又來這李小姐的談話，好像有意在和潘局長開心，你想看看

少 你們下午把老頭子捉了去，亂七八糟的鬧了一陣，現在又來這李小姐的談話，好像有意在和潘局長開心，你想看看

老 你們下午把老頭子捉了去，亂七八糟的鬧了一陣，現在又來這李小姐的談話，好像有意在和潘局長開心，你想看看

少 你們下午把老頭子捉了去，亂七八糟的鬧了一陣，現在又來這李小姐的談話，好像有意在和潘局長開心，你想看看

老 你們下午把老頭子捉了去，亂七八糟的鬧了一陣，現在又來這李小姐的談話，好像有意在和潘局長開心，你想看看

少 你們下午把老頭子捉了去，亂七八糟的鬧了一陣，現在又來這李小姐的談話，好像有意在和潘局長開心，你想看看

老 你們下午把老頭子捉了去，亂七八糟的鬧了一陣，現在又來這李小姐的談話，好像有意在和潘局長開心，你想看看

檢車將軍

海 (少尉出)
(景張已過，頹然坐入沙發中)大桂還回不來，這些事真麻煩死了！

老 (送軍門過後回來)這傢伙今天對我太不客氣，依我說跟他來搜，搜不出來再重罰的罰他，可是大桂的面子要緊。

海 可不是嗎，大桂家裏都搜了，那還當什麼警察局長！

老 可是，李小姐，這兒的人太少，萬一，萬有人偷着進來，可不是玩的。

海 老伯，你別嚇人了，剛才那潘長來，已經嚇得人慌害怕的。

老 好罷，好罷！我們談一點別的，我告訴你一件高興的事，什麼高興的事？老伯。

海 剛才在席上，潘隊長當面請我當市府的市長！

老 呵，老伯，你答應了嗎？

海 我拒絕了一會，他說，實在沒有別的人選的人，說不得，只好勉為其難了，哈！哈！哈！

老 聽着，你老人家，大桂回頭知道了，一定也很高興的。

海 大桂這孩子，真有一手，他和日本人，既弄得很好，聽說最近還弄幹一件大功，什麼大功？

老 我也想問他，剛才你怎麼就來了。

海 呵，你看，我簡直就那日本憲兵嚇住了，我還沒有問老伯，我說的對不對呢？

老 你的金銀嗎？這又是一件新聞，我就是爲這件事回來告訴你的。

海 請問，什麼新聞呀？

老 這事，我當面說了縣長，他就即刻打電話叫憲兵隊長把槍放了。

海 謝謝你老人家！

老 可是這兵這槍的禍，這這女人怎麼就放回去了。

海 呵！早放回去了，還帶錢來的請，還接容易嗎？

老 按這兵隊長的命令，此地有一個什麼商店的經理，當和他商量，這人就是他的兒子，今天下午他剛好到堂。

海 呵，那更好了，呵，老伯，你知道這商店在什麼地方？

老 這事我還有個難處，我無非想來就行了，或者她會來看你的。

海 謝謝你，老伯。

老 （野蠻）時候已不早了，怎麼大搖大擺不來。

海 我已經走了，老伯，你還不曉得嗎？

老 我本來是來看他回來沒有現在，我可不想等了，縣長已替我準備了宿處，我可要休息去。

海 那麼大搖大擺了，我就叫他到你老人家那裏來吧。

老 好的，我去了。

（門鈴大響）

（聲）又有誰來了？

（派大進入）

海 呵，少桂，你回來了。

派 爸爸，你不是打了電話來叫你來了嗎，爲什麼又用了來，愛他們的偏見。

海 老伯，他還沒有打覺醒來。

派 唔，又是那狗血玩的花樣。

海 大桂，今天下午的事，你通通都知道了？

派 我剛才到縣政府，縣長把一切經過都告訴給我，爸爸，你沒有受傷吧？

海 老伯的傷子被洗了一些，別的沒有什麼呢？老伯。

派……（換鞋子）這就夠受了。

海 這都是那憲兵隊長不聽而直接出來的。

派 到就是那麼一回事呀？大桂！

海 那時我們不要打草驚蛇，他倒不聽，現在弄得人也搞不

到，還侮辱了我的父親。

老 已過的事，不用提吧，我已寫了市報了！市報？

潘 這事我也知道，可是我不能就這樣了事，事情弄糟了，那

兩個日本兵別想還不受一點處分。

海 好呀，他們才敢要到這兒來搜呢？

潘 我知道，我這就請隊長把他們關起來，不然算鐵血的事我就

就不管。

老 大桂，你不要和日本人鬧别扭呀！

潘 不要緊的，他們已經關起來了，憲兵隊長也道了歉，現在

我一個人來包辦，我來設！

海 呵！

潘 爸爸，你先回去休息，今晚也許要捉住算鐵血，你不要又

再受驚了。

老 好兒，李小姐，我走了。

潘 （開門）（門開後可見一些警察）你們派兩個人送老太爺

回去休息去，另外叫兩個人進來。

海 是。

（潘伯愚出）（警察入）

潘 （對海）剛才該兵頭兒還過嗎？

海 是的，我不叫他搜，這着住兩口子。

鐵血將軍

潘 很對，很對。警察局長的家給憲兵搜了這成嗎！（坐下抽

香煙）

潘 （緩和氣氛）大桂，你今天到那裏去了？

潘 （不答海的話）可是，憲兵隊長因此攻擊我，說我防衛以

粗。

海 但是這兒確實沒有人進來呀！我一直在這兒陪你的爸爸，

我知道，可是算鐵血的本領真不小，你看，他居然冒充日

本軍官，說不定他會偷偷進來，你還沒有看見。

（海手中茶杯落下）

海 大桂，你別吓唬我了！

潘 海爺，不要害怕，有我在這裏，就為潘使你安心睡覺，我

也住在這裏，讓他們報告，的確有人見他跑進這裏來。

（決然的）你說得對……算鐵血這麼大的本領，難道他

不知道我們的關係，自己跑來送死嗎。

潘 哼，這就是他本領大的地方，我曾經讀過一本西洋小說，

裏面有句話說，要躲避敵人最好的地方，就是在敵人的家

裏。因為誰也想不到自己的家裏會藏有敵。

大桂，這是小說呀！

潘 這自然是小說家的話，不過憲兵隊長既然說我利用職務，

不叫他搜，那我自己就搜給他看，這可倒得起他了。

一五

出去玩兒呢！

海 出去玩，這個時候還出去玩兒嗎？

海 （看錶）這時候還早哩！

海 （忽然觸發）好，好得很，你帶着，我去拿大衣來。

海 （幸而止換，）（潛信口呼平聲開步）

海 （海抱大衣出，將筆袋遞，包着雪白，潛急上前扶住，海

海 驚勢坐入沙發中，將大衣放在桌上，大衣剛好遮住皮包）

海 怎麼了，海海！怎麼了？

海 我有點頭暈，沒有什麼，等我休息一會，就和你出去。

海 哦！我忘記了，你今晚的對戲太趕了！

海 （苦笑）不緊要的，息一會兒就好了！

海 那麼，你休息休息吧，我走了。

海 怎麼，不是說出去玩兒嗎？

海 你太累了，我們明天再出去玩兒吧，今夜我也休息去。

海 真是對不起你，大桂。

海 什麼話？（大桂穿大衣，李將皮包遞與海）

海 那麼，再見！海海。

海 （海送海下，海自廚房出。海海一路歡歡舞舞而回）

海 勁！我們才是大功告成呢，鐵血！

海 想不到秦嘉居然挺身而出！

鐵血將軍。

海 對了一鐵血，他這不重就有危險呢？

海 不要緊的，一兩天內，我一點救他出來，現在我只希望他

海 把海大補的皮包偷了來。

海 皮包嗎？（海大補大補慢步走到桌前從大衣下取出皮包，

海 用銀匙輕輕的撬開，頭皮地幾乎連皮包與海）毫不呼命！

海 （吃驚）怎麼就到手了，海海，真有你的！

海 剛才他還喝過酒，我就說灌醉他再談，那知酒又沒有了，他

海 還講要出去玩，我忽然靈機一動，就把我的那個皮包藏在

海 大衣底下帶出來，玩了一套掉包把這東西換了出來。

海 真有你的，海海，現在我們可以很穩當的除他們了！

海 那不宜獨快進呢，去除你的去，千萬快將秦嘉解救出來。

海 好的，我試試，你吧！海海？

海 我想我還得在這裏等着，我不走，他一時決不會知道是我

海 除的，就是他知道是我幹的，那時你們的事情已經成功

海 了，我還怕他麼。

海 對，只要秦嘉西邊到李伯長面前，我們隨時可以把他們一

海 網打盡的，現在我去了。

海 鐵血，你要小心呀！

海 （海山窗出）（李倚窗遙望，窗外月華如水）

海 幕下 （第二幕完）

鐵血將軍

第三幕

幕啓：趙俊材和趙俊芳同在，趙俊材端正面飲酒，俊芳坐一旁，俊材爲一卅左右之男子，穿西裝，面露陰狠之氣，俊芳卽第一幕的賣年妻，此刻已被其兄救出，衣服已換，不如第一幕新實，但仍保持新嫁娘氣象。

俊芳：（一飲而盡，俊芳爲之乾酒）你不要着急，暫時在我這兒住下再談，我會將你從秦軍中找來！

趙俊材：我才不擔心我現在已經不是那小漢奸的兒子了！（喝酒）這是什麼話，俊芳，你怎麼能這樣說呢！

趙俊材：哥哥！你問我我像一個日本人的走狗嗎？

趙俊材：哈哈！你怎麼問起我來了，不是你自家願意嫁他的嗎？（沈思）是的，是我自家願意的，你的話一點也不錯，可是，你知道我爲甚麼和秦軍解婚的？

趙俊材：我知道不知道，你說罷！

趙俊材：仗打起來之後，秦軍就不知道你的消息，不久，我們家裏也被砲火毀了，我扶養生計的媳婦，逃了出來，一路受盡了千辛萬苦，不到一年，媳婦終於磨折死了。（哭）

趙（也不禁黯然）這個不用再說了罷，你已經告訴過我了，（喝酒）

趙俊材：那時我無依無靠，人地生疏，（悲不成聲）……

趙俊材：……（亦覺黯然）

趙俊材：剛好遇着了秦軍，他說他能保護我，勸我和他結婚。哦，你就相信他的話！

趙俊材：那時我就不相信，又有什麼辦法呢。我想，暫時有一個保護，也許慢慢會打聽出你的消息，所以就答應了。

趙俊材：是的，在這些地方，總有一個在接應要工作的人，是比條一個普通老百姓好。

趙俊材：（憤然）我現在可不是這麼想，他既保護我什麼？過了日來人，仍然一法辦法沒有，那小漢奸！

趙俊材：（刺心地皺眉頭）喂！俊芳，我可不許你老說「漢奸」「漢奸」的，這兩個字，說起來怪難聽的，一聽見這兩個字我就討厭！（喝酒）

趙俊材：我現在才明白了，我們要得到自由，是要自家去爭取，自家去奮鬥，靠人是不行的。

趙 呀，說得真好！你現在的自由，是你自己用手取來的麼？

林 若果不靠你這哥兒和日本人的關係，你怎麼輕易的出了

獄？

趙 那，這哥，你……我……我……

林 什麼？

趙 我……我……

林 是呀，一個犯人，怎麼會這樣大的力量？

趙 你不見，等等你就會知道的。

林 （四顧）我到這裏來，雖然不過一天，可是，我也看出你

這酒店，並沒有多少生意，你看，這裏冷冷清清的，一

個伙計也沒有。

趙 這酒店？這酒店自然有個原故的。

林 你……你……

趙 這酒店……

林 我就不知道怎麼會鬧起來！

趙 也許不會鬧，不過到那時，我又有高就了，哈哈！

林 哥，你……

趙 醉了，醉了，（突然想起一件事，臉紅）後男，我有一

句話對你說。

林 什麼？

趙 你……

林 爲什麼？

趙 我……

林 我會……

趙 我……

林 你……

趙 我……

林 我的……

趙 我……

林 我們……

趙 死……

林 小孩子話，像你這麼漂亮的人兒，餓死了還成嗎？

趙 哥，你……

林 不醉，不醉，一點也不醉！

趙 （拿開酒瓶）不要再喝了！

林 好，不喝了，我們來談談正事，反正總要告訴你的。

妹 還有什麼正事呀？

趙 你聽我說的，那就現在告訴了你吧，你剛才不是問我為什麼有這樣大的力量，把你救了出來嗎？其實我呀，我也不是日本人辦事的人！

妹 （吃驚）那麼，哥哥，你……你也是……

趙 就是你說的「漢奸」，可是，我亦不想做一個小漢奸。

妹 你……你不能再這樣做！哥哥！

趙 為什麼呢？我已經做了兩年了。

妹 你……你……你的妹妹都幾乎給日本人糟蹋了，你還有什麼心替他們做事嗎？

趙 哈哈，那更沒做了。你想，如果不因為我給日本人辦事，你可真給他們糟蹋了。

妹 你……你……那我就不認你這哥哥！

趙 小孩子話，你得起你這哥哥，聽他這哥哥，還要替妹這哥哥幫忙！

妹 我決不！

趙 別胡鬧，你聽我說了再講，你剛才不是問我還原來為什麼這樣冷冷清清的，不是嗎？

妹 （不答）……

趙 那是因为今夜我們要將日本駐城一個，二個重要的人

跌 血 將 軍

妹。

妹 （驚）哦！……

趙 俊秀，你們也聽說有一個郭純血嗎？

妹 郭純血，不是那有名的游擊隊長嗎？

趙 是的，這樣你算把我們壓服了。現在已經成了不是他死，就是我們亡的情勢了。

妹 對了，哥哥，就因為你們做了漢奸，所以才要殺你們的。

趙 我們，可沒有這樣容易，請問我們準可抓住他了。

妹 怎麼，你們要捉他嗎？

趙 是呀，這次游局長用李師長反正的事，把他給關了來。

妹 （切齒的話）他來了沒有呢？

趙 他還有不來的嗎？我們計劃得非常周密，使他確實相信是李師長說的，他的問信，早已來了，就照我們約定的時間，約定的地點，來商量改組。

妹 啊，你們約定的地方在那兒呀？

趙 地方嗎？就是這兒，時間就是今夜。

妹 呀！那麼，他今夜一定要到這兒來了？

趙 照計劃，郭純血當然要到這兒來的，所以游局長叫饒從昨天就把店裏所有的伙計通地休息三天，專辦這件事。

妹 哥哥，你不龍幹這樣的事，你不能幹這樣的事。

五 完

趙 則再說小孩子罷了，還是我唯一的機會，我為什麼不幹人
 陳 還投奔，對你有什麼好處？就算捉住郭鐵血，還不是潘局
 長的功勞嗎？你能得到什麼？

趙 哼，你不知道我搞有一手呀！

陳 你也有手？

趙 唔，潘局長能因郭鐵血來，難道我就不能騙潘局長嗎？

陳 呵，哥哥，郭鐵血不願意與他們的忙，說守牛天，原來就
 在和我鬧着玩兒的。

趙 慢呀，我不告訴過你嗎？我要幹比幹大的，小事我可不要
 幹！

陳 對，哥哥！

趙 而且潘局長也不是個可共事的人，

陳 更對，和郭鐵血一起幹，比和潘局長幹，多麼有價值呀！

趙 和郭鐵血幹，我說我要和郭鐵血一起幹呀！

陳 你剛才不是說要騙潘局長……

趙 是的！

陳 那不就是幫助郭鐵血嗎？

趙 郭鐵血的話，我聽說潘局長能幫局長，我為什麼不願意幫
 陳（尖聲）哦，你原來……

趙 我原來打算搶他的局長，潘局長的計劃是把警察們放在外

面，他教潘局長的樣子等郭鐵血來談判，我呢，我的打
 算是郭鐵血來了之後，我就把潘大抽一槍打死，就說郭鐵
 血打死他的，那時，郭鐵血也捉住了，局長也死了，這警
 務局長不是我幹！還是誰做呢！

陳 對他的毒藥完全失算！想不到你……你……

趙 你這計劃好不奸！……

陳 怎麼，你不高興嗎？慢呀！

趙 那麼，我告訴你，這計劃已經不能實現了。

陳 為什麼又不能實現，哦，哥哥，你只是說說玩兒的……

趙 不是，因為郭鐵血昨夜已經被捉住了！

陳 已經捉住了！郭鐵血已經被捉住了！

趙 潘局長親自捉住的，這件事我是沒有份了，可是我還有辦
 法，這就靠你幫忙了，慢呀！

陳 要麼幫忙，幫什麼忙呢？

趙 慢呀，你又年輕，又漂亮，只要你肯為我交際交際，郭我
 陳（急）還有辦法了！

陳（急）怎麼，你讓我……

趙 潘局長和他幹了這比大的功勞，我們只有拉住他，只要

你……

林 哥哥，你簡直是個禽獸……（並未說完，掃大掃入）

林 俊材！

趙 呵，掃大掃來了，（卑躬地）局長！

（走上一步，看見俊材）他是誰呀？

趙 （卑躬地）他是我的姪子，聽說他剛來的，幾乎被生軍捉

了去。哥哥！俊材，你過來見見掃大掃！

（不進）……

趙 （並不注意俊材不願意來見，只以為他是替差）俊材，你

倆好了嗎？（俊材入）（滿目長俊秀入）

趙 哥哥，局長，我這姪子已經相親了兩年，長成個到還不給

，嚇死！

趙 （談起這件心事，似怒非怒）哦，我是問你準備得怎樣了

？

趙 準備好了，昨天通知已經搬出去子，休養三天，伙計們也

是一樣，嚇死！

趙 唔，那麼為什麼單留姪子在邊兒，今夜不共說一個人也

不進來嗎？

趙 哥哥，因為他也是昨天突然來的，就暫時留在邊兒，等等

我會帶着進來。

趙 替差們等一會兒都來了，今夜可不能再放過機會。

趙 哥哥，局長，不是說替差血那傢伙已經捉住了嗎？怎麼今

夜……

趙 哼，哼，那傢伙真是神通廣大，不約而見弄來一個替身，

我們捉住的是個假的。

趙 假的！怎麼會是假的呢？

趙 我原也不知道，是今天那兩個日本憲兵來看了一下，他

們一說不識，我才知道又在作弄我了。

趙 （低聲）哥哥，憲兵隊已經知道了這件事了？

趙 我那能讓他們知道，那我不完了嗎？我只說在另外的地方

又捉住一個嫌疑犯，叫他們來審一審。

趙 可是，局長，他們的證明書得往嗎？

趙 我另外又發現一替身，和憲兵的證明書聯起來，我才什麼

都明白了。我昨夜捉住的寫真血，的確是一個假的，但是

，我卻不敢告訴一個人。

趙 局長，另外發現了一替什麼事，可以告訴我嗎？

趙 這件事也只有告訴你，我的反偵探人偷了。

趙 唔，這個人胆子真不小，是種偷的，局長知道嗎？

趙 我今天下午一發現這件事，我說明白是誰偷的，而且我也

說明白那傢伙為什麼是假的。

趙 希便，是該偷的呢？

趙 就是李海倫那舞女呀！

趙 李海倫？真想不到！她不是和局長……

趙 別說了，因此我連李海倫都不敢去抓！

趙 還是什麼意思，局長！

趙 你想，鄧鐵血是從她家裏找來的，我的皮包是她的，

我不是已經成了一个大傻瓜了嗎？這樣的事，如何能讓人

知道，再說那日宋慈長隊長，正在找我的錯兒呢！

趙 局長這也懂得是。

趙 但是，我只要抓住真的鄧鐵血，那我就不怕了。

趙 鄧當然，可是局長，鄧鐵血那樣伙道麼利害，他今夜一定

跑來嗎？我們不要又空等了。

趙 一定來的，他連我的皮包都偷去了，還跑不來嗎？

趙 這話我可更不明白了，局長！

趙 哼，我告訴你，我的皮包裏面就只有一件解決李師長

的計劃書，鄧鐵血巴巴地偷了去，當然會拿給李師長看，

使他更堅決地反正，可是，最難的是他來談改過呢？是誰

約他今夜在這兒相會呢？都是我呀！鄧鐵血，他血氣太過

重要的文件，還有不很高興地跑了來嗎？

趙 那麼，鄧鐵血就會將從他那兒偷去的東西，又送來還

你，這倒有緣得很，有緣得很！

趙 對了，鄧鐵血滿常在道兒會着李師長，把這大堆的計劃書

解他，可是他做夢也想不到，他會着的是鄧鐵血，這才

是原物還歸舊主人！哈哈！

趙 你，那我們現在就等候鄧鐵血的兒子。

趙 還早呢！我還約得有另外一個人。

趙 局長，是誰呀？

趙 就是鄧鐵血的女兒。

趙 李海倫嗎？局長，約李海倫到道兒來？

趙 爲什麼不？我今夜樂此可以一網打盡。

趙 那麼，局長，你用什麼方法叫他來呢？

趙 我啊，我就假託鄧鐵血的名字約她今夜到道兒來，我用了

幾句巧妙的話，又知道他們另一個消息！

趙 什麼消息？局長！

趙 鄧鐵血和他原來是夫婦。

趙 啊，真是越出越奇，這可是想不到的事！

趙 因此，我又得了一個方法了。

趙 局長是不是想利用他們這種關係，從海倫口中逼出確實的

消息來？

趙 我這樣想，今夜鄧鐵血是該來的，他是自尋死路，可是

這些幹勁殘廢的傢伙，是不怕難關的，我是想借李海崙逼出鄧鐵血的口供。

趙：海崙！鄧鐵血這回可遇害對頭了。

海：時候到了，（看錶）（向趙）你進去，不必要的時候，不要出來，我一個人在這兒等海崙。

趙：（進）

（潘鐵低頭，危坐作醉臥狀）

（李海崙入）

海：（四圍）鄧鐵血，鐵血，（見四處無人，只有一人醉臥，走向前搖潘）鐵血，鐵血，鐵血！

（慢慢抬頭）呵，海崙，你來了？

海：你……你……你是潘……

潘：是的，潘！大一粒！

（潘欲逃出，被潘拉住。）

潘：你往那兒去？海崙！

海：你……電話……！那麼，是你打的電話？

潘：對不起，是我用了鄧鐵血的名字！

海：（知事已敗露，恢復勇氣）（冷笑）瞧不出你潘大桂還有這一手。

潘：不敢，不敢！你偷皮包的笨蛋也不錯。

鐵 血 崙 單

海：你把我騙了來，有什麼要問我的？

潘：什麼也沒有，我就只想請你和鄧鐵血見見面。

海：（大驚）鐵血？鐵血在這兒嗎？被你……被你……

潘：你不用害怕，鄧鐵血還沒有來呢。

海：怎麼鐵血要到這兒來？

潘：是的，是我約他來的。

海：你不是說……李師長嗎？

潘：你也相信了，好極了，好極了！

（潘轉身立，海崙其不備，拿出手槍）

站住，舉起你的手來！

（在對話時李已往電話所在，此刻一步倒退，擬打電話通知鄧，鄧勿來，此時趙俊材由櫃台下跳起來，兩手交握看海崙，狀極驚聞，海崙不知，伸手摸電話，趙避電話與海，海始覺，大驚，槍落地，海急搶槍，後趙一脚將槍踏住）（潘大笑）

俊材，你好好守着她，我去一會兒就來。

局長請去罷，我會照應她。

（潘出）

海：李小姐，久等了，還認得我嗎？

潘：你……你……你是誰呀！

海：你……你……你是誰呀！

潘：你……你……你是誰呀！

四三

趙 李小姐真是貴人多忘事，你在大廳舞廳的時候，咱們不是往來過的嗎？

海 呵，你原來是從前一個舞客。

趙 對了，你現在高升了，不到跳舞場，連我們都不認識了，

海 你也高升了，做了漢奸的走狗！

趙 李小姐的話太利害了，就叫我這做主人的不好回答。哈哈

海 喂，你既是這地方的主人！

趙 是的，歡迎小姐光臨！

海 你們把我誤了來，打算把我怎麼樣？

趙 這可要問海局長，我可不知道，嚇嚇？

海 那麼，現在海局長不在這兒，你打算把我怎麼樣？

趙 不怎麼樣，我引海局長不在這兒的時候，咱們敘敘舊情。

海 李小姐，還記得嗎？我從前也是崇拜你的一個呀！

趙 閉住你的嘴！我既然放你們來了，要殺就殺，別侮辱我，你這缺德的漢奸！

海 哼，李小姐別太火氣了，你坐下來休息一會兒！

趙 (坐下)……

海 小姐，你坐得太遠了，吃一點什麼東西嗎？

趙 謝謝你，吃什麼東西也不吃。

趙 那麼，喝一點酒，接接氣罷！

海 我也不喝酒！

趙 李小姐還是這麼倔強！俊芳！俊芳！

海 (俊芳出)

趙 什麼事呀？

海 還是李海倫小姐，你去問問她要喝一點什麼東西不要！

趙 好吧，那麼，俊芳，你把我剛才叫的酒拿來！

海 (俊芳取酒與趙，衆頭不見，由地上拾起海倫手帕，)

趙 (自斟) 李小姐，來一杯吧！(喝酒)(自斟自飲)

海 (俊芳向海倫手勢，令海倫取酒，第一次莫明其妙，第二次，海倫已暗知其意，第三次爲趙所見，俊芳立作廢掩飾，

趙 (又喝一杯) 李小姐，你真不喝酒嗎？

海 好嗎，喝就喝一杯。

趙 (俊芳另取一杯，斟酒與海，海一飲而盡。)

海 這才是呀！(又喝一盅) 李小姐，你以後就沒有喝酒的機會了。哈哈！再來一杯罷！

趙 你也請人家喝呀！

(兩人對飲)，(趙已不覺酒力，有醉意，俊芳又爲之斟酒，而以空杯與海)

妹 哥，再喝，人家李小姐又要喝子！

妹 (趙又喝酒，海伏空杯，趙放杯倒臥) (妹擡趙)

妹 哥，哥！(向海)他已醉倒了，我扶他進去了來。

海 趙還有喝杯杯呀？

妹 你還沒有來的時候，他已經喝得不少了。

海 (俊扶趙入，海見室內無人，急趨前打電話)

海 喂，喂，四一七八三……喂，喂，四一七八三……喂，喂……沒有人！(絕望)

妹 (出)李小姐，您打電話嗎？

海 是的，我打電話給劉俊血，叫他不要來，可是沒法打通。

妹 不用打了，那電話是壞的，他們在黨部壞的。

海 哦，……剛才是不是你打手叫劉俊血你哥呀？

妹 是的，我是想他灌醉了，你好像出去替劉俊血將軍。

海 你……你是誰呢？

妹 我就是剛才那個人的妹妹，我叫趙俊芳。

海 哦，趙俊芳！趙俊芳！你聽見是昨天才相會的！

妹 是的，你怎麼知道？

海 後來請兵，以後告訴你呢！我們現在得派兵收劉俊血，我

了情，你的丈夫也就有命了，他已經加入了我們的團體！什麼，李小姐已加入了你們的團體？

妹 是的。

妹 呵，我高興！事不宜遲，我得想法送你逃出這個地方，我正要問你，你才什麼原故，要來救我逃走呢？

妹 簡單的告訴你，就是我的哥哥是個壞人，要盡天良，沒有心肝的壞人！我不管他過與不過，有錢他死！

海 他是浩大林的同黨嗎？

妹 他比浩大林還狠毒，你落在他的手裏，就完了，現在要

自個知道，你快走！你知道劉俊血在那兒嗎？

妹 那裏，你快走！也許還來得及。

海 我走了，你呢？

妹 我留在這兒打聽他們的消息也好，(取出手鎗)(彈海)

海 你快逃開去。

妹 (接鎗聲)呵，俊芳！

海 (無打鎗下)……

妹 你和我一塊兒走下好嗎？這兒不是你在的地方。

海 我留在這兒，或許可以替你們作個內應，萬一劉俊血將軍

來了，我還可以想法救他。

落 不錯，我別忘了，你暫時留在銀兒也好，可是萬不能使你的哥哥生疑。

妹 這個我也想到了，我哥回來，我就說我一個人弄不過你，被你誘了，就叫他喝醉呢！

海 （沉思）我到有一個方法，你去扶根繩子來，把你捆了，我也捆了起來，那就萬無一失了。

妹 好的，好的，我去拿來（剛走到門口又回來）李小姐，我以後要得什麼消息，我到那兒來找你呢？

海 我現在已經沒有家了，你到蘇鐵血那兒來，大東路六三號，記住！

妹 走入，手推門，門開道立門內，妹大驚退后）

趙 （諷刺地）對不起，我通通知道了，你們商量得很好，憑你們這點本事，就會灌醉了我！哈哈！（對妹）我早就知道你的把戲，你這身打手勢剛練罷罷我，是不是？（滿面生氣）你，我的妹妹，我來了你出來，我這想代你去找有勢的人家，讓你去享受，我還對不起你嗎？你居然敢背叛我。（大怒）這說我是壞人，真喪天良的壞人，我問你，我什麼時候對你是負盡天良？

妹 （驚極不能說話）……

趙 你這不曉得牙的裏面！你還留在這兒打聽消息，我可用不

隨

着你們這些損外的人！

（趙似乎在那上取酒瓶打妹，海急放鎗，趙但逃開才出來的那個門內）

妹 啊！哥哥，哥哥！（跑入門內）

警 （警察聞聲奔入，見李即立正行禮）

海 小姐，有什麼事嗎？剛才聽見鎗聲！

警 （動作鎮靜）沒有什麼事，你到門口去守住！

海 （警執鎗指）（妹垂首痛哭出）

妹 俊芳，請你原諒我！我不得不打死他。這關係着銀兒的生命，也關係着蘇鐵血的命。

海 （沉痛地）我知道，李小姐，我決不怨你，我早就說過的，與其讓他做漢奸，我寧願看見他死！可是，我一家只留下我們兄弟兩人，現在他又死了，我真命苦！（大哭）俊芳，俊芳，現在不是悲痛的時分了，時機已經不早，我們快逃，我們快逃！

妹 （收淚）李小姐，你要我快幹什麼？

海 快，我聽子，我把你捆起來，回頭潘大桂來了，你才開得了他。

妹 （草定去拿繩子出，海將繩細在椅上，用手巾堵住嘴，然後將潘大桂，捆你。桌旁散倒地上，你急起急生過爭鬥之

隨

狀)

潘 好了，潘大桂來問你，你就照實說吧！我走了……（走下）

潘 我們再見吧！（抹臉且送潘出）

潘 潘國奎至門口，潘大桂入，此時潘國奎手錶，已來不及，

潘 爲他先發防備，潘皮夾內手錶亦爲潘搜去）

潘 你想到那兒去？（四顧）（見調教的俊芳）約！還有這一

潘 套？李小姐，還有你的，可也，今夜你大約逃不脫了。

潘 （一面收銀，一面找機會）……

潘 （命令地）站住！（向門外喊）來一個人！

潘 （兩聲入）

潘 局長！

潘 打倒村的綠林放開，（警將俊芳放開）（指潘）把槍給我

潘 提到後面細細翻起來，（兩聲不知底細，相對愕然）

潘 （遲疑地）局……局長……

潘 叫你把潘帶進去睡起來！

潘 （愕然）是，是！

潘 （兩聲帶潘入。）

潘 （對潘）你來！（抹抹低低地張上）你哥哥到那兒去了？

（兩聲出）

潘 報告局長，已盤問好了。

潘 那。

潘 報告局長，如後材不知被誰打死在裏面，

潘 哦，去吧，在門外守候！（兩聲出）

潘 你哥哥被地打死了，對不對？

潘 （點頭）……

潘 潘女人也真夠利害了！（走動一會，向妹）你去拿一瓶酒

潘 來！

潘 （抹拿酒瓶酒杯放桌上）

潘 你今晚還得在這兒嗎？（取酒自斟）

潘 我不想待在這兒，哥哥本來叫我到一個朋友家去住的。

潘 好的，今夜還見有事，你走是也好！

潘 （驚喜）那麼，我就走吧，局長！

潘 （看錶）喲，時間過得真快，（對妹）你快定餐。（抹出

）

潘 （又看錶）只差五分鐘郭鐵血就要來了！

潘 （將桌上酒瓶酒杯拿到櫃台上面，四顧）

潘 我坐在那兒好呢？……郭鐵血萬想不到他來會的是潘大桂，

潘 他費無限心力偷去的文件，萬想不到也送了來還給潘大

潘 桂。

潘 他費無限心力偷去的文件，萬想不到也送了來還給潘大

潘 桂。

潘 他費無限心力偷去的文件，萬想不到也送了來還給潘大

潘 桂。

潘 他費無限心力偷去的文件，萬想不到也送了來還給潘大

潘 桂。

潘 他費無限心力偷去的文件，萬想不到也送了來還給潘大

潘 桂。

潘 他費無限心力偷去的文件，萬想不到也送了來還給潘大

鐵血將軍

四七

誰。哈哈！

（窗外歇聲起，由遠而近）

潘（替）這伙傢伙來了。（急最低帽子，坐櫃台內，持報紙俯首讀報）

（靜靜警察隊通行而過，狀極高興）

鄧（回頭）好地方！（坐下）還沒有人來呀！（向櫃台內人問）喂，怎麼還沒有人來呀？（潘不答）（鄧起身來到櫃台邊）喂，怎麼不回答呀？潘大排局長！（潘驚立起，預備逃）

鄧（爲之拾起帽子雙手握潘）潘局長，鄧鐵血赴約來了！

潘你……你……你……

鄧我……我……我……

潘你……你……你……

鄧我……我……我……

潘我……我……我……

鄧我……我……我……

潘我……我……我……

鄧我……我……我……

潘我……我……我……

鄧我……我……我……

潘我……我……我……

鄧我……我……我……

潘我……我……我……

鄧我……我……我……

潘我……我……我……

鄧我……我……我……

潘我……我……我……

鄧我……我……我……

潘我……我……我……

鄧我……我……我……

潘局長，咱們頭髮再被羅！

鄧謝謝你！（殷實）你知道明早鄧先生，今夜你已經沒有機會了！

潘（點火柴吸煙）尊貴，窮困，窮困，窮困！

鄧我知道你是一個好漢，到了勢窮力竭的時候，決不抵抗，就會發笑就笑的，這一點我也不想損傷你的面子，請你好的和我到警察局去罷！

潘（起身鞠躬）謝謝你，潘局長，請你起我，可是，事情並不這樣簡單。

鄧難道你還想抵抗嗎？你一個人就有兩隻手槍，也是沒有用的，鄧隊長，我看你還第一點罷！

潘一兩隻手槍也許沒有用，可是這個東西，也許還不錯罷！（取出炸彈）

鄧炸彈！（大驚）

潘潘局長你沒有想到同歸於盡的這回事嗎？這炸彈的威力，同好要我們個人的命！

鄧你打呀……你把算怎麼樣？

潘不怎麼樣，就只是告訴你一個要命的人，就沒有想到別人會拿命來和他拚。

鄧（倉皇失措）你真要……你真要拿命來拚嗎？

潘（倉皇失措）你真要……你真要拿命來拚嗎？

鄧（倉皇失措）你真要……你真要拿命來拚嗎？

潘（倉皇失措）你真要……你真要拿命來拚嗎？

鄧（倉皇失措）你真要……你真要拿命來拚嗎？

潘（倉皇失措）你真要……你真要拿命來拚嗎？

鄧（倉皇失措）你真要……你真要拿命來拚嗎？

潘（倉皇失措）你真要……你真要拿命來拚嗎？

鄧（倉皇失措）你真要……你真要拿命來拚嗎？

潘（倉皇失措）你真要……你真要拿命來拚嗎？

鄧（倉皇失措）你真要……你真要拿命來拚嗎？

潘（倉皇失措）你真要……你真要拿命來拚嗎？

鄧（倉皇失措）你真要……你真要拿命來拚嗎？

潘（倉皇失措）你真要……你真要拿命來拚嗎？

鄧（倉皇失措）你真要……你真要拿命來拚嗎？

鄧 怎麼不呢，我被你們捉了去，還有台呀？

潘（扯爛被褥出）……

鄧（胸伯湧）不許動！（瞪眼舉手，表示讓丟炸彈，潘一步退後，鄧一步步上前）

潘（發笑地）鄧隊長，咱們有事儘可慢慢商量。

鄧（放下炸彈，一變厚才發覺的樣子，很隨便的）你不知道可以商量，那就成了。（順手將炸彈丟至潘腳下，潘大驚，躍立桌上，但炸彈並未爆發。）

潘 阿！

鄧（快活下）潘局長嚇着了罷！其實這炸彈是假的，我特爲作來吓唬吓唬你潘局長的。

潘 假的假同？

鄧 是呀，唐君實之，實者虛之，這一千你借學學！潘局長！

潘（揩汗）（脫口而出）你真把我駭……（轉怒）你敢拿我開玩笑！

鄧（也作）你們來談談正事罷，你們做決李師長的計劃真不錯。

潘 呵，你把我的文件拿到那兒去了！

鄧 文件嗎？當然是交給李師長啦！

潘 等……李師長不遲今夜約你到這兒來會談嗎？

鄧 難道你潘局長假託李師長的名義約我來的呀，難道這還騙得了我嗎？

潘 這你……你怎麼知道？

鄧 潘局長，別說小孩子話了。以後你要假借別人的名義，你也得先打聽清楚，是不是這個人也在座商榷的呀。你派人來和我接洽以正的時候，李師長也派有人來，此中當然有一個是假的，那還得說嗎？

潘 阿！和你接洽以正？

鄧 是呀，我們往退不知多少天了，你和你的日本主子還在假裝哩！

潘 可是，李師長他怎麼能幹這樣的事呢？

鄧 李師長怎麼不能幹？他不幹，難道待着等你們去幹他嗎？

潘 他又怎麼知道我們要改決他呢？

鄧 我告訴他的，只是缺了證據，可是潘局長，這證明文件你又給我了，謝謝你！哈哈！

潘 你……你……

鄧（四圍偵察大驚）

潘 呀，這是什麼聲響？（大驚注視）……

鄧 鈴聲。（看錶）我約定李師長這個時候動手的。

潘 呵……（急起身欲逃出）

郭 不用提上清局裏，這通間的警察我都替你們他們同去休息了！

潘 (大聲，幾乎昏倒，癡癡坐下。) 我完了！我完了！

郭 (緊張的沉默。)

郭 (嚴肅地) 潘大柱，你聽清楚！你這賣國求榮的漢奸！你出賣了民族，你賣了國家，你以為這樣就可以保持你的富貴！你想得真你有今天嗎？你的富在那兒？你的貴又在哪兒？

潘 (顫慄)……

郭 你假借了日本人的旗號，平日不知欺騙了多少良民，不知犯了多少罪過，你的賊風到那兒去了。你這不知廉恥的東西，你這良心喪盡的狗漢！

潘 ……………

郭 聽着，你這天才，想出了多少毒計，害了多少愛國志士，殺了多少民族英雄，今天我們要清算這筆血債了！

潘 ……………

郭 (投給潘) 我今天倒給你的良心，你還有什麼話說呢？我沒有什麼說的，只請你對我道聲告別！

潘 聽了！ (收斂) 你還有什麼話嗎？

郭 替們安葬後，你的太太……

郭 (突然想起來) (抓住潘胸前的衣) 我的太太怎麼了！

潘 你的太太被我叫人抓來關起了。

郭 哼，我也早知道你有這一手， (放手)

潘 關在一個誰也不知道的地方。

郭 什麼？你敢說謊！

潘 我不關你，關你的地方，只有我一個人知道，我死了，你的太太也不管活的。

郭 我有方法叫你說出來！

潘 那除了和我生命，自由交換，我決不告訴你的。

郭 你敢要換我！ (抓住潘)

潘 郭隊長放冷靜一點。現在你是完全勝利了！你解決了日本軍隊，你收復了季歸莊，你收復了失地，難道剩我一個小小的人物，你還放不過嗎？

郭 小小的人物！你這胆大無忌的漢奸！

潘 郭隊長，我只求我一個人的自由，別的我什麼也不要！

郭 (決然) 不行！你是國法上非明正典刑不可的人！

潘 好的。那末，你的太太也陪着我一道送死！

郭 ……………

潘 你也要想想，你的太太也是替你們出過力的。

郭 ……………

你體諒你的工作人員中，失掉一個幫手嗎？去，這些口有月的人才嗎？

你體諒你是爲國家民族而抗戰的，那末，你有權力發給一個有才幹的戰士嗎？

你發他並不是因爲他是你的妻子，而是因爲他是一個民族的戰士。鄧隊長，你……

不用說了，你還會替我想理明。可是，我卻不能留下你，再讓你去屈辱國家！

唔，你倒寬容你太太和我這樣一個人排，那就總你好！

（以爲有笑）鄧隊長，……

（正在此時，趙俊芳突然跑入，潘伶怯說話，兩人同注視趙俊芳。）

（不讓潘伶回答）我勸是鄧隊長，你是誰呀？

（驚喜）呵，你就是鄧隊長血將軍！（望潘伶）那末，那末，他們把你捉住了！

不，小姐，是我把他捉住了。

呵，我既高舉，那你的太太呢？

對了，我的太太，你知道她在那兒？

（潘伶紅聲俊芳，俊芳傷倒地，鄧一拳將潘打倒，海、王、李等圍住人，鄧起子女前，跪在地上，扶住俊芳）

你們把潘大精捉住！

（鄧等向前捉住潘大精）

（仍扶著俊芳）告訴我，她在那兒？

她……她……她在……在那裏面，（強用手拍）

王有才，快進去放她出來！

（王急入）

你們把潘大精帶走！

（海帶出）

饒血，饒血！（看見倒在地上的俊芳）呵，俊芳，你怎麼了？

她被潘大精打傷了。

呵，俊芳，俊芳，我看一看你的傷吧！

（扶起，俊已昏去）

（看傷）哎呀，傷不輕呢！呵，俊芳，俊芳！（笑）

海，（對鄧等）你們出去看看有沒有担架好抬她到醫院去！

(獨白)

海洛，你記得這女孩嗎？

海 這就是榮華的妻子趙俊芳呀！

海 呵，她怎麼……

俊 (醒過來) 李小姐，我……我請你……做一件事！

海 告訴我，俊芳，什麼事？

俊 (聲漸微弱) 請……請你……告訴……告訴，葉勝……我

五二

……我……我很高興……他……他加入了你們……你們的

團體，我……我……要他努力努力殺敵！

(豁然倒地而死)

(哭叫) 俊芳，俊芳！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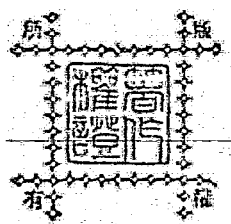
(海指頭昏倒，鄧亦俯首撲救。)

(王卡亦低頭無語，鄧扶海洛站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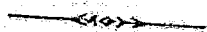
(鄧低頭，幕徐徐下。)

(全劇完)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
 民國三十三年六月
 版



東方圖書館重慶分館



分類號數 71514.5
 2542
 登錄號數 71485

26/4 =

